上海婦女

第二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上海婦女

第二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編輯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一二號 電話 三九四〇九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定價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訂購辦法	冊數	定價連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文字華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載）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一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定閱本刊 請撥電話 39409 當即派人送上

上海婦女二卷四期要目

新中國在危難中成長（江西實地視察報告）…… 孫立
國共能否長久合作？…… 戢一
凱末爾與土耳其復興 …… 逸霄
爲什麼要長期抗戰？（時事分析）…… 夏螢

半月漫談

誰是眞正救國者？…… 張情邦
關於李霞卿 …… 文央
一個日本女工的戰時生活自述 …… 寶琛譯
戰時的浙東婦女（內地婦女生活）…… 征雁
荆湘史地與抗戰前途 …… 碧遙
從重慶到漢口（一個外國記者紀載漢口撤退時的特寫）…… 季子譯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婦女問題（世界名著評介）…… 揚鞭
襪廠女工訪問記（創作選載）…… 新生
火綫下之歌（新歌曲）…… 白楡作曲 陳閒天作歌
新舊時代（長篇創作）…… 關露
湯餅之喜（獨幕劇）…… 包蕾
出席世界女青會大會回來 …… 孫王國秀講 亦嘯紀錄
上海的賣淫婦女 …… 茗文

婦女

圖書館的館員 …… 黃英

生活

女學生 …… 陳靜思

攀柏

賣長錠的姑娘 …… 錢國城

編後語 …… 編者
封面插圖（蔣夫人爲傷兵裹腿）……

人和醫院

統治各科病症
產科尤爲擅長
病房清潔雅靜
環境優美適宜

醫師接生 三十五元 普通接生 十元至廿五元 貧苦送贈優待劵
院址法租界莫利愛路卅六號 電話七三八六八

前家庭工業社兒童齒科醫院醫師

丁瑞雲牙醫師

門診時間——下午一時至六時星期一停診星期日照常
地址——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園坊卅九號 電話七七四三五

婦女健康之先決問題白帶

▲白帶一症 爲害匪淺 社會婦女 患者什九 一般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腰背酸痛 四肢無力 月經不調 貧血失眠 腹脹心悸等症 良皆致由於此 特以斯病之普遍 致一般婦女每多忽視 不知長此不治 直接足以損害個人之健康 簡接影響民族之盛衰

▲醫師張善夫 積十餘年之經驗 始新發明 專治白帶特效藥 名曰（帶獨靈） 功能樸減尿中之微生物 挫拆局部之炎症 凡急性或亟急性白帶 慢性淋濁 性白帶 或童女陰道炎之白帶 皆能藥到病除 並能強身體 服食慾 補血補神 患者不論久暫 一服即可見效 一盒斷根者 不在少數 售價低廉 每盒一元五角 問世未久 銷行頗暢 二馬路華洋大藥房 南京路華英大藥房 及中國國貨公司 新藥部 消數最大 爲予不信 盡嘗試之

發行所 福業化學製藥社 二馬路陶朱里一四號 電話九一九六七號 詳細說明書備索

海上唯一薄利萬貨商場

新新公司

大批捷克新花羊毛圍巾
原價每條四元五角 減沽二元五角

特別大減價

男裝短統開士咪
花襪三雙九角
美國45老牌橡皮
熱水袋特廉

正號克羅丁 巧克丁 中裝長大衣 每件五十五元起
上等最新花呢女大衣 每件十五元

二樓服裝部

頭號銀槍長毛駱駝絨
男女大衣每件七十元 五十五元
定製現購 一律歡迎

上海婦女二卷五期目錄

廿七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抗戰建國與婦女解放……孫立（二）

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任務……箴一（四）

爲什麼要長期抗戰……夏螢（六）

半月漫談

聖誕節與婦孺……碧遙（八）

規定婦女軍服……雪松（八）

在森林中……季子譯（九）

顧祝同將軍一席談……磊萍（一一）

淪陷後的青浦婦女（淪陷區的婦女生活）……丁辛（一三）

廣水的印像……秦秋谷（一五）

紀念戰地服務一周年（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通訊）……秦秋谷（一六）

家庭婦女與信託事業……征雁（一八）

大地的女兒（世界名著評介）……揚糠（一九）

報童家庭訪問記……桂芳（二〇）

新舊時代（長篇創作）……關露（二二）

湯餅之喜（獨幕劇）……包蕾（二四）

火綫下之歌（新歌曲）……白桅作詞 陳闡天作歌（二六）

望風（創作選載）……之曙（二八）

敬告上海電影界……各報副刊編者作者 各定期刊物編輯人（三〇）

信箱

寡婦通姦與遺產繼承……韓學章答（三二）

醫藥答問……吳曼青答（三二）

編後語……編者（三一）

封面插圖（蔣夫人率史良女士等爲將士縫寒衣）……

論壇

抗戰建國與婦女解放

孫立

談到中國的婦女問題，一時很難下筆。從一般極少數婦女自己的本身，或她們環境裏所接觸的婦女看來，或者可以說婦女問題也就不成其爲問題。她們有着與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機會；她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可以自由的選擇配偶；可以自由地選擇職業；可以承繼父母的財產……；甚至於有幾位婦女還可以當參政會的代表，當立法院的委員。但是有這樣機會的在全國婦女中究竟有多少人呢？我們睜大了眼睛，放開了耳朵，每天所接乎耳觸乎目的是：女嬰生下來就被殺，不然就被遺棄或送養在育嬰堂裏；操皮肉生涯的娼妓充溢在都市的街頭；恃擁抱賺錢的舞女成千的夜夜週旋在燈紅酒綠的跳舞場裏；在鄉下童養媳被虐待得不如犬馬；兒媳婦可以當貨物一樣由這一家賣到那一家；幾千萬農工階級的婦女們，在飢餓，貧困，疾病，過度操作中度着悲慘的生活。……這一切證明了大多數婦女雖然名義上是女「人」，但實際上社會給她們的待遇是豬狗都不如！

就是那般少數又少數的幸運者們，在現在失業的浪潮中，各職業部門選擇工作人員的時候，也是被列入候補之列。稀貴的大學女生，社會也是「另眼看待」，有些事能給她們機會作，有些事就不給她們機會作。因爲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她們到底還是女人」！由於這一句話，就把我們婦女擯除於「機會均等」之外了。舉個很小的例子：從大學工科畢業出來的男女同學，各工廠都把男同學請去工作，就是有些工廠仍然有空額，也不肯請女同學去，因爲「她們到底是女人」！以上的種種，都證明我國婦女，實實在在並未得到解放。在大多數的人未得到解放的時候，少數人是得不到解放的。個人的幸運機遇只是偶然的。沒有大多數人的解放做背景，少數人的解放那是不澈底的！

在這裏要檢討一下，我婦女不得解放的原因：在客觀方面說，是由於我國社會還滯留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因爲是半封建的，所以是男性中心的，一切機會都操縱在男性手裏，女性是被迫而處於附屬的地位，很少給女性以發展的機會。因爲是半殖民地的，所以全民族不分男性女性，都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更加上民國廿年「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使得我國漸漸由半殖民地降爲殖民地的地位了。從抗戰以來，戰區及淪陷區裏的女同胞們，更處於極慘痛的地位。因此，我們知道我們痛苦的由來，最大的是由於我們民族的不得解放，次則由於社會的待遇不平等。在主觀方面說，是由於婦女自身努力的不夠，沒有自發的要求，或者有了機會又不能堅毅的把握住去奮鬥！

但是，現在爲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已經繼續了十七個月，一切醜惡的都暴露了出來，一切腐爛的都要剷除個乾淨，一切新的有力的都在逐漸孕育生長着。獨立自由的新中國的基礎就在這遞變之中建立起來了。在這個偉大的社會變革，與民族解放的過程中，客觀環境已給與了我們充分發展的機會。我們婦女是不是能從此真正的解放？就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了！

在淪陷區，在後方，在戰地，雖已有廣大的婦女羣衆，獻身於民族革命戰爭，在前線做着慰勞，救護，以及軍民合作的工作，在後方做着民衆宣傳，組織，訓練，慰勞抗戰家屬，以及參加生產的工作；但是與全國二萬萬女同胞這個數目比起來，不過是佔着少數的少數，其餘的婦女，難道不是中國人？不是受着種種不平等待遇的中國女人嗎？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她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們要知道，婦女要獲得眞正的解放，必須先得民族的解放。我們在民族未得解放以前，女人也是中國人，自然也不得解放。在這民族解放的過程中，假如婦女們能努力，把自已的力量供獻於國家，國家將來自然會給她們應得的報償。婦女解放也就與民族解放同時能獲得。如果婦女在這全民族堅苦奮鬥的時代，不能積極參加工作，國家因爲缺少了一半的人力，勝利的時期就因此而延滯，最感苦痛的還是我們婦女。所以婦女要求解放必需先爭取民族的解放；要爭取民族的解放，第一先要認清婦女解放的目標，然後才能積極地加倍努力的担負起民族解放的工作！

婦女參加民族解放的工作，不但只是爲了抗戰，並且還是爲了建國。在抗戰中，由於舊的破壞蠢了，新的急需建設，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都需大批的新幹部，大批的新工作者。由於工作的實踐，將要產生大批的人才。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變動時期，一切新的都要在我們的手中創造出來，我們不但要感謝我們能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中，我們更須要牢牢地把握住！

但是，我們是否眞的把握住了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回答是：「沒有」。有許多婦女，不但沒有把握住時代，担負起自已的任務來，並且還沒有認識這時代。所以有許多婦女，只知逃難，苟且偷安，甚至有些婦女，甘心出賣良心，去做順民或漢奸。這種樣的情形，我們是不允許它繼續下去的；因爲全民族一半的人民假如沒有動員起來，就使得我們勝利的到來，要遲一倍的時間。勝利到來遲一天，也就是婦女多受苦難一天。爲了我們民族，也是爲了我們自已，我們婦女界要號召全國的姊妹們，趕快走上抗戰建國的大路上！但是有些人說，國土已經有這樣許多淪喪在敵人的鐵蹄下，那些土地上的姊妹們，可能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嗎？我們的回答是「可能的」。我們已親見到，在敵人後方廣大的游擊區裏，許多忍受不了敵人威脅的姊妹們，都已英勇地投身在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戰場上了！

並且抗戰建國須有各方面的發展：有經濟上的，軍事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這樣許多方面，我們限於客觀環境，或者限於主觀力量，不能參加甲項，至少也可以參加乙項。不能積極的參加，至少也可以消極的參加。譬如，關於經濟上的，我們現在不能跑到後方去參加經濟建設，但是我們還可以有錢的出錢，以自己的財富來支持抗戰。如果我們沒有多少錢財，至少我們還可以節約省下錢來，經常捐助。並且消極的不買×貨，也是積極的幫助國家。雖是一點一滴，都拿來貢獻國家。積少成多，集掖成裘，全國二萬萬的婦女，都能如此，定會產生我們意想不到的力量。這種在經濟上的抗戰建國，是輕而易舉的，坐在家裏也可以作得到的。我們何樂而不爲？

我們不但在經濟上要來參加抗戰，在政治上，我們也要擁護統一戰線。我們知道，抗戰能支持到十七個月，我們中國能愈打愈進步，愈堅强，就是因爲我們全國各黨派，已經堅固地團結。現在別人想出種種方法，要破壞我們的統一，離間我們的團結，我們應當用更統一，更團結來回答他們的陰謀。但是這更統一更團結，是需要我們民衆自己來實踐，來督促的！

不但在經濟上，政治上，我們要參加抗戰建國，我們在文化上，要宣傳國家民族意識。要在這新文化啟蒙的時代，種下光明燦爛的種子。在抗戰建國中，我們將有新的藝術，新的民衆教育方法，新的科學發明，新的……。這一切，都需要大家一同去努力。今後的收獲，沒有一個人能獨享；因爲它們是大家血汗的結晶！

就是在軍事上，也已有可欽可佩的廣西姊妹們，担負起婦女上前線的任務。並且已有不少的婦女戰地服務團，隨同着軍隊開到前方去服務，更有無數的女英雄隨着八路軍，奔馳在塞北。這說明了，在軍事上，婦女也是可能參加抗戰的。

所以，婦女們隨時隨地，可能參加抗戰建國。只要我們是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一個中國的女人，我們必需參加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抗戰，爲婦女解放而鬥爭的建國。我們只有獻出我們的金錢血汗，爲我們的民族，我們才能獲得自由與解放。唯有民族得了解放，婦女才能得到眞正的解放。起來吧！全國的姊妹們！爲了我們自身的解放，讓我們握緊了手，不分黨派，不分階級的爲抗戰建國來奮鬥！

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任務

箴一

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性質

自民國十四年以來，婦女運動是與中國民族革命相配合的。婦女始終參加於廣大的事業中，和其它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取同一步伐，推進中國的民族革命。誰都承認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社會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婦女問題也決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輕輕地失去了東北四省，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婦女也深深地感覺民族的危機，非民族自己起來挽救不可，民族的仇恨，非全國男女自己起來消滅不可。民國二十一年「三・一八」炮響，燃起了民族的怒火，婦女同樣的是願意將這憤怒的火焰，燒死我們民族的敵人。此後婦女運動就具體的表現在抗日救亡之中。上海救國會的成立，推動了各界各階層的全國性的救亡運動。

蘆溝橋事變，正如蔣委員長所說，中國民族命運，到了最後關頭。「八一三」全民族神聖抗戰爆發了！中國婦女動運原是隨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向前發展的。所以在全國抗戰民族解放運動中，婦女運動是不可分離的部分。

全國抗戰一年多來，中國婦女受到姦淫擄掠，流離失所的慘痛，更深刻地感到民族的壓迫和蹂躪，日益提高婦女民族覺醒，日益燃燒起婦女抗日救亡的熱情。在日本不斷的侵略中，使我們婦女大衆懂得，爲要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爭得婦女解放，就要參加抗戰的各種工作。侵略者一日不出中國，中國一日得不到解放，婦女也談不上解放。

目前婦女運動既是全國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可分離的部份，那麼確定抗戰中婦女運動的性質，有着重要的意義。這樣可以使我們做婦女運動的工作者，有着一定的方針，堅持這個方針做下去，使她們相信自己的前途，不致因中途的挫折和困難，而發生無把握的現象。

決定抗戰中婦女運動性質的有些什麼條件呢？

（一）使目前中國婦女運動必須與目前中國革命的任務完全相適合。這就是說，婦女運動的目的，是爲着動員，團結婦女的力量，去達到目前中國革命的任務——抗日救國，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抗戰的勝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因此，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性質，它必須是全民抗日救亡的婦女運動，民族解放性質的婦女運動。

根據婦女運動的這種性質，應當教育婦女以革命的態度，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激發她們的民族覺醒，民族熱情，民族自信心，鼓勵她們爲保衛祖國，爲中國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奮鬥。

（二）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就是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大團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婦女，也就是中國人民的半數，必須使全國婦女運動，成爲動員，團結全國婦女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因此，抗戰中婦女運動的性質，它必須非黨派，非階級的婦女運動，是全國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婦女運動。

根據婦女運動的這種性質，必須使婦女運動包括最廣大的婦女階層，以建立全民抗戰的婦女運動。因此，目前中國婦女運動必須是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信仰，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以達到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婦女運動。

中國婦女的新任務

在這一年餘光榮抗戰的過程中，婦女雖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任務，可是婦女工作的不普遍，不深入，不能使廣大的婦女大衆來參加，不能造成統一的婦女運動，是事實。婦女將怎樣來完成這任務呢？

(1)充實原有的婦女團體——現有的婦女團體不能算少，空虛散漫的缺點，似乎不能避免。所以充實個別的團體，是非常重要的。要充實一個團體，首先得順着該團體的性質——參加份子的文化水準，能力和環境，將組織整理起來，由幹事會分配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在工作中，要時常檢討，要相互批判，以便逐漸進步，走上健全的道路。一個健全的集團，必須大家感情融洽，聯絡靈活，紀律嚴整，工作切實。所以幹部的刻苦耐勞，民主公開，誠懇坦白，是重要的原素。

(2)建立各界婦女的聯繫——在這民族革命的運動中，婦女運動的性質，是依據抗日原則來進行的。因此各界，各階層都有男女共同的組織，例如學生的組織，工人的組織，教師的組織等。如果我們將女學生，女工，女教師都拉到婦女團體中來，那是錯誤的；但是在學生界，工人界，教師界的婦女和婦女團體取得聯繫，是必要的。最好各婦女團體的代表及各界的婦女代表，有經常的聯席會，交換意見，統一婦女特殊的救亡工作，堅强全國婦女抗戰的力量。

(3)開展婦女組織——爲組織婦女羣衆，這裏必須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提出她們最感痛苦的具體事實，使她們認識抗戰的前途。組織方式不要死板，而要按照各種婦女的愛好和了解，去進行各種不同的組織工作，例如家庭婦女生活談話會，落後婦女的姊妹會等。假使要開展組織，或健全這新的組織，個人拜訪，相互拜訪，非常重要。我們要注意的，使組織公開，given法，同時與一切民衆團體，建立密切的聯繫。

(4)培養婦女幹部——爲堅强統一婦女的力量，培養婦女幹部，是最最重要的。「幹部決定一切」。目前各種民衆團體，尤其是婦女團體，往往感覺幹部的不够。怎樣去培養婦女幹部，是應當討論的。

首先在各婦女團體中，吸收一切有能力，有愛國熱情，肯負責，能吃苦耐勞的份子，把她們加以嚴格的政治教育，使她們對抗戰理論有正確的了解，對救亡工作有執行的能力。同時在工作中糾正她們的錯誤，從錯誤中去得寶貴的教訓。

第二，對有能力或易於培養的婦女幹部，不要使她們脫離羣衆，有些幹部，不免有偏見，意氣用事，眼光狹小，要使她改正這些弱點，必須讓他們在羣衆生活中學習，在羣衆中鍛鍊。

第三，對於幹部，固然要盡可能的提拔，但不要使她們擔任與能力不適合的上層工作，助長她們的虛榮心，驕傲心。

第四，最重要的是領導者要及時的具體的對她們的工作，給以幫助和指示，培養她們的自信心和工作能力。這樣她就可以漸次進步而成爲有用的幹部。

(5)婦女不要放棄學習的責任——放在抗戰中的婦女身上，雖然有許多工作，但是這不是說婦女可以放棄學習的責任。婦女在參加婦女運動和抗戰工作中，當然也就是學習，從工作中從羣衆中覺得經驗與教訓。但這祇是學習的一種形式，要求做一個自覺的婦女革命者，這是非常不够的。我們必須把實際工作聯繫起來，須努力於提高自己文化的，政治的，理論的水準。每一個婦女要成爲自覺的革命者，不僅要了解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了解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加深去學習科學的社會主義。

總之，抗日救國的偉大工作，正期待我們婦女去努力；來完成這光榮的任務，須要我們婦女自身力量的團結，自我教育的加强，與全國人民整齊步伐，到軍隊中去，變敵人後方爲前方，到民衆中去，參加抗戰各方面的工作，驅逐侵略者出中國，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祇有到了那時，一切婦女問題才能得着合理的解決。

為什麼要長期抗戰（續）

夏螢

過了幾天，密司王接到密司江的一封信，裏面寫着：「老王！謝謝你替我解答那個「為什麼要長期抗戰」的問題，使我對這問題感到更大的興趣，故在歸途，又上書店去買了一冊毛澤東先生著的論持久戰，當天晚上便一口氣把它讀完，我覺得非常高興；現在，不但我自己能夠明白，堅信抗戰勝利的前途，而且我還能把這去告訴別的朋友們，如果每個人都能夠瞭解；不是懷疑，動搖便自然消滅麼？抗戰的力量不就更加强大麼？老王！你說對麼？不過，你不要以為我什麼都完全瞭然，不懂的還多着呢！我知道你不會笑我的淺薄，而且能夠很好的回答我，指教我的現在，就把我懷疑的要問的問題寫在下面：

第一，目前的抗戰，究竟已進第二階段，抑還是第一階段？如果從毛澤東先生的論持久戰中看來，現在蘭州還沒有失守，而且敵人還繼續前進，幷未採取停止進攻的戰略，顯然的，這還是停留在第一階段中。可是，看到我們各地游擊戰的活躍，與敵人進攻的呆滯，失利，這又恍惚已非第一階段的情況了：究竟這應該怎麼說呢？

第二，我們採取的戰略是持久抗戰，我已十二分的明白，然而，我所担心的問題是，敵人為挽救他將要崩潰的命運，他必定加强其在華的政治陰謀，妥協，和平的活動，尚有極少數同胞有意識或下意識的受其欺騙與利用，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如此，我們將怎樣來防止這陰謀與毒計？使我們的軍事政治都日在向着勝利之途前進！

第三，我們要爭取抗戰的勝利，我們就必須擴大敵人的缺點與困難，我們也必須爭取一切對我有利之條件；因此，爭取國際的同情和積極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可是所謂國際的援助，能夠不能夠把德意都算在裏面，就是說，這兩個法西斯國家，是不是也是我們弱小民族，正在反抗侵略的民族革命中的與國？這是其一。其二，英法是否能夠更積極的援助我們，放棄他們的妥協政策，我們怎樣才能使他們更加積極起來？

第四，上海的環境雖然和那些奔躍着抗戰熱情的內地有些不同，但上海的同胞仍是很愛國的，不過，上海婦女工作者，應怎樣來領導上海的姊妹們，共同負起這艱辛的抗戰任務？

好吧！問題已夠你忙着作復了，就這樣帶住！

此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你的朋友江文心　十二月十日

馬上密司王給文心寫了這樣的回信：

「親愛的朋友：

你的來信，未免說得太客氣了點，難道我懂得的會比你的還多麼？至於我們覺得有些疑難的，自然是大家共同來討論；這是夠不上說什麼指教的。現在就把你所提出的問題，逐條的寫下我的見解。

第一，目前的抗戰之階段問題

敵人在戰略上，的確企圖佔領，武漢，廣州，蘭州，幷把這三點聯系起來，打通粵漢，西蘭……的野心，這是不能否認的。不但如此，如果它的力量還夠再向前進攻，還夠統制淪陷區，夠馬上佔領整個中國的話，那恐怕它的戰略，計劃還不祗此，當仍毫無顧慮與阻礙的往前長進！敵人之所以需要轉進保守的階段，肅清淪陷區的游擊戰爭，搜括淪陷區的財富，這正表現了敵人軍力的薄弱與經濟力的貧乏之原因。尤其是從敵人最近軍事的戰略上，政治上，都證明了敵人的力量比我們對它的估計還要低；如敵人在廣州的失利戰況上，西北敵軍的難於進展；最近敵方的御前會議企圖開發淪陷區的財富上，這些都說明敵人的薄弱力量（自然也是他的陰謀），但這還未能說，因為這些，現在便已進於第二階段了；雖然從我方的戰略上來說，最高當局

已指示我們的全面抗戰與擴大游擊戰又相當的活躍；可是，我們幷沒有在政治與軍事上有更好的推進，還沒有使敵人完全因困難而轉進於保守的時期；反過來說，我們不能因蘭州的失守與否來決定我們目前的抗戰階段。我記得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先生說過：「至欲完全佔領粵漢路，西蘭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均未必盡能達其企圖。」因此，我的理解，以爲如果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夠進步迅速，而敵人的困難更多的話，不但我們的蘭州可不至於失守，且廣州和漢口都能夠很快的克復；也就是說蘭州可能因抗戰的努力進步而不致失陷，且不能以蘭州的失守來斷定抗戰的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分別，不是機械的分析；我以爲抗戰階段的劃分是以戰略爲主，而不是以某個地方爲斷。那末，目前的階段究竟是第一階段呢，還是第二階段？總括以上的見解，來觀察敵人進攻力量已漸呈疲敝，漸講防守的形勢，而我們所採的戰略看來，現在正是從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的時期。

第二，打擊消滅敵人的陰謀問題

不錯！敵人因戰事的困難，失利，爲挽救其垂危的命運，爲欲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它必定加强其侵華的政治陰謀的活動；托派漢奸們必定更積極更活躍的執行其主子的和平毒計，這是敵人與其走狗們生死存亡的關頭，也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重要關鍵，也就是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最堅苦的階段。我們曉得，敵人如要滅亡我們，曾用盡方法來破壞我們，分裂我們，使我們不能統一的相互猜忌與仇恨；讓它能在華跨進一步。現在以及將來，它將用各種手段來作這種分裂的活動；因此，我們全國因的團結，各黨各派統一戰綫的鞏固，使敵人無法挑撥；離間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這亦是給予敵人最好的打擊。更明顯些說，要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要打擊敵人的陰謀，應該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鞏固各黨各派的抗日統一戰綫。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軍民，官民打成一片，一致爲民族生存，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前途努力奮鬥！

第三，爭取國際的積極援助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你提出德意是否也是我們與國的疑問。我以爲第一我們應該首先說明我們抗戰的意義，我們的抗戰，不但爲爭取民族生存的民族革命戰爭，同時，我們的抗戰，亦爲的是世界和平的和平戰爭。因此，我們不但反對遠東的侵略戰爭，我們也同樣的反對世界上任何的侵略戰爭與侵略者；何況，德義正與我們的敵人打得火熱，他們締結着軍事同盟，在侵略工作上常是互相質重，幹其狼狽爲奸的勾當呢！不但如此，德義已正式承認了滿洲國，義國正利用它的傳教士爲敵人在華作間諜工作，希特勒的故意久延不接見我國駐德大使，這些不友好的態度與公開頌揚敵人的侵華爲天經地義。這樣難道我們還能把他當作與國看待麼？雖然我們不能而也不願多樹敵，但事實上他們已非我們的友人，我們對於德義是絕不能存着任何幻想的，而且我們也應該認識淸楚，不然，便要上敵人的當。

那末，能夠眞心誠懇的幫助我們抗戰的是誰？從過去的事實中證明了蘇聯是我們最可靠的友人，他完全站在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上，毫無野心的來援助我們。至於說到美國，他雖曾經有過模糊的態度，似乎不願我們勝利也不願敵人戰勝，另覓妥協途徑的觀望態度，可是這完全基於它的幻想，他以爲敵人進佔了中國後，尙需借重英國的經濟，於是不能妨害英國在華的權益，如果中國抗戰成功，也許它在華的利益將更受影響；沒有想到中國抗戰成功後，在建設上尙須大規模的建設，需要外來大批的投資，可是現在，它已經漸漸地看淸了敵人在華的猙獰面目，不但要滅亡中華民族，而且也要消滅列强在華的所有利益，因此英國的態度已漸漸的明朗起來，對我的援助也漸積極起來，最近英國的一千萬鎊，美國的一千五百萬元信用放款與購銀的延展，這些在我國抗戰的經濟上建設上，都有着很大的意義，而且美國已明顯的表示對於法西斯瘋狂的侵略，處以積極的態度，這些，正告訴我們，國際積極的援助是很可能的，祇要堅決抗戰與努力改進。更進一步的爭取國際對日制裁是可能實現的！

第四，上海姊妹們的任務

這個問題，我祇以最簡單的意見寫給你，此外，尙希望參考一些專門討論的文章。自然這個問題很重要，也許將來上海婦女工作者，能詳細的討論并定出工作計劃，以配合起整個抗戰的任務，工作；以能達到全國同胞動員起來，加强民族革命戰爭的力量！

我以爲第一點，上海先知先覺的姊妹們，不管什麼信仰，什麼派別都應該團結起來，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消除私人成見，嫉妒，猜忌與宗派觀念，大家坦白誠懇的合作，鞏固抗日統一戰線像鋼鐵般的堅强鞏固。

第二點從婦女堅强團結的組織中，用各種適合各階層，環境的方式來動員組織各種環境不同的姊妹們，尤其是動員家庭婦女更是非常必要的，使每個上海的姊妹，都能站在她的崗位上來愛護她的國家，盡她做國民的責任。

第三點用各種方式來教育她們訓練她們，使每個姊妹都有更深的認識，從這宣傳，組織與教育中，動員更大的人力財力，貢獻給國家，貢獻給抗戰的工作。末了，敬祝你

健康！進步！」

王文淑　十二月十六日」

規定婦女軍服

雪松

最近在報紙上看到，軍政部以爲婦女參加抗戰數量日益增多，將擬訂參戰女子服裝暫行規則。並通飭各地遵照。我現在隨便擇幾條抄錄於下：(一)凡女子參加戰線，擔任醫療，救護，宣傳，慰勞，運輸等工作，其所著服裝，悉依本規則規定。(二)參戰女子服裝一切材料，均以採用國產爲原則。(三)參戰女子服裝亦分冬夏二季，每季更換之期，以當地陸軍部隊更換冬夏服裝之日期爲標準。(四)參戰女子服裝，爲軍帽，軍衣，裙，馬褲，鞋，外套，雨衣等項。(六)參戰女子服裝式樣顏色，官兵一律，惟官長服裝原料得酌用絲織品，或毛織品，腰束皮帶等

以上的一切不能不說是我女界無限的光榮。因此也可見我國婦女參戰日益在迅速地增加着。同時更粉碎了那一般冬烘先生們的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只配在家燒飯養小孩扶侍丈夫的鬼話。因此，我在慶幸之餘，不得不感謝我們的敵人，我們的瘋狂侵略者。因爲牠的砲聲振撼了我國幾千年的封建勢力，摧毀了我國婦女在歷史上幾千年來被束縛的舊禮教的鎖鍊。牠不但驚醒了我全國婦女的頭腦，並驅使我全國婦女踏上光明與解放的大道。因此，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敵人，我們的侵略者！

好了，我國已往的一切陳腐一切污濁，和我國婦女在歷史上所受的一切壓迫與恥辱，都讓這民族解放的浪濤把牠們洗蕩得淨盡吧！

聖誕節與婦孺

碧遙

人類若是尊敬人類，每個嬰兒的誕生，都應值得人們的慶幸。反之，人類若是賤視人類甚或摧殘人類，則嬰兒可以被棄被殺，孕婦可以被辱被踐踏。賤視人類或摧殘人類，是說明自己非人一類，是人類的蟊賊，是野獸。人類中蟊賊野獸大部存着，弱者的婦孺的地位是以始終未能普遍地確立。

千九百餘年前耶穌基督的誕生，到現在各地還在熱烈地舉行紀念。這種紀念應該是有兩種意義：一是紀念苦難中生命的誕生，一是紀念苦難中生命的成熟。前者是紀念聖瑪利亞的困苦顚連，後者才是紀念耶穌基督的卓越偉大。

紀念聖瑪利亞在惡人的追擊中，壓迫中分娩耶穌，養育耶穌，便令人聯想到今日我國萬千婦孺的遭遇。他們遭逢敵人的燒殺，搶刼，轟炸，有的肚皮被割開，胎兒流出體外；有的嬰兒剛下地，母子同化爲肉漿；有的嬰兒在被踏被殺，母親却因受了創傷或禁錮，不能引手援救。即幸而逃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而飢寒圍繞着他們，仍舊是黃皮瘦骨不成人樣。死亡，死亡，遍地是死亡。卽以黃金滿城的上海而論，除却收斂和葬埋了的不算，那一天街頭不拋棄着好些草蓆細綁的死屍？那怕是一部分人士最最歡娛的聖誕節早晨，也不能禁止難胞不向車水馬龍的街上，擺出這種最最不祥的供獻。

聖誕節尙且拋棄老小死屍，誠然糟汚了「上海天堂」。然而若干人士（尤其是中國籍的），寧可爲千九百餘年前的聖瑪利亞奔走糜費，忙碌敷張，而於眼前被難婦孺的呻吟，充耳如不聞見，這眞是極不合邏輯，極無人道的舉動。慈祥的瑪利亞和唯「愛」的耶穌在天之靈，是要疾首痛心的。

聖誕節應是喚起正義，鋤強扶弱，保障婦孺的一大紀念。平等博愛，正義之氣伸張，橫強暴虐的野獸才得絕迹，天堂才有實現於地球的可能。

不然，不幸與壓迫正是產生耶穌的泉源。耶穌雖受了極刑，但不正不義的人，覆滅於他所倡導的改革社會的精神之中的不知其數。大時代中的流浪兒童，旣受了暴力的摧殘，又受到社會的冷遇，將來雖免不成爲多數耶穌，他們吃奶時期所得的不平的刺激，最是深刻不過；這將可以激使他們成爲抵禦強權侵略的先鋒，同樣也可成爲毀滅殘忍不義的主力。是以今日忙於種植聖誕節樹的人們，還不如及早憐貧樹德，愛護同類，比愛護神明，更爲人類應盡的天職。

在森林中

蘇聯・U赫會佐波娃P・奧西本珂合著

李子譯

關於蘇聯三位女飛行家的事，本刊一卷十一期已有介紹。這兒的「在森林中」是空軍女英雄們自述她們在遠航白海成功之後，於九月末尾駕雙引擎飛機「洛定那」號自莫斯科出發往遠東作長距離不著陸飛行，中途因氣候關係被迫降落於西伯利亞深山密林中的壯麗生活。

按蘇聯政府因三女士完成莫斯科與遠東間五千公里又六十一公尺的直線航程，功勳卓著，乃於十月十日分別授以列寧勳章，及獎金每人二萬五千盧布。「國際航空協會」最近亦承認正式蘇聯三位女飛行家所創之紀錄為全世界女子不著陸遠航紀錄。

——譯者附誌

當我們降落在沼地上，確[illegible]兩個人還活着還健康的時候，首先便躭心到瑪麗娜・拉斯珂娃了：（她們的伙伴——譯註）。我們同她在一道？她是不是很安全地著陸了呢？這兒全是沼地，密林。

鮑麗娜從機房裏跳出來，放了三支火箭，轟轟聲的回聲應過來，於是我們又考慮到：瑪麗娜該不會聽不見吧？沒有回音了。我們跑到損壞的無線電播音電台跟前去，把桅杆插在飛機上，但是我們要同某處取得聯絡的一切企圖却是失敗了，近距離的聯絡機關的電波顯然不很正確。

夜，不久就到來了，瑪麗娜却沒有從頭上走出來。給發動機的騷音震聾了耳的瓦涅，隨時覺着有人在喊叫，又會而又覺得彷彿是瑪麗娜在走路。打聽着窺視着黑暗處，——一遍岑寂。後來，我們到距飛機不遠的灌木叢裏去從事尋找瑪麗娜的工作，過了一些時候，聽見一陣悉裏索羅的聲音！不知誰到飛機跟前來了。

離飛機不遠的地方，站着一隻狗熊。起初我們以為是一隻狗，後來才看出它是森林中的客人的。它並沒有傷害我們就溜走了。最後，我們鑽進奧西本珂的機房裏，互相緊緊地偎倚着，睡在那兒。

晚上，我們又經驗過幾件不平凡的事情：我們聽見有人在搔抓前面的駕駛室裏的飛機壁頭，前面的機房同後面的是相聯的，雖然人不能爬過去。聽見咪咪的叫聲時，我們以為是貓兒從什麼地方爬進前面的機房裏來了。機房的燈沒有關，正亮着，瓦涅一瞧，瞧見這是一隻大貓。

——滾蛋！——她叫了，爬進機房來的貓兒的粗暴樣子駭了她一跳。

瓦涅叫吼之後，貓兒脚爪不落地地溜走了，瓦涅想鎗斃它，但是，子彈却恰恰損壞了貓兒背後的木板上的器械。這兒，瓦涅頓時覺察出它的的確確是一隻大山貓。她對準飛機艙那一邊開鎗，貓兒滾走了，不見了。就在這頭一夜裏，我們還聽見有人想進機房裏來。

——誰呀，請進來！

誰也不答覆我們的邀請。及到來客搔抓螺旋機時，我們才明白它是一位什麼樣的客人。鮑麗娜用火箭射擊狗熊，微微駭了它一跳。結果野獸都逃走了。可是它們後來又來了，我們又搖動高處的螺旋機威脅它們。第二天早晨，飛機周圍留下許多狗熊足跡。

第一夜我們進行同野獸「交戰」。野獸顯然是被我們的食物的芳香吸引來的。但是，說老實話，我們自己却不想吃東西，我們雖然互相勸進飲食，可是，記憶起只攜帶了半塊朱古力糖的瑪麗娜，一切的食慾都喪失了。

線電播音電台。你轉動十分鐘，又斷十分鐘，結果，我們的一切努力又歸失敗。後來，我們去附近的山裏尋找瑪麗娜，也沒有發見她的任何痕跡。

我們害怕走遠了，老是想要：「親愛的瑪麗娜不是快要來了麼」。開頭的三天，我們就在這樣的期待中，就在這樣的企圖播音中混過了！提起當時總是不要吃，即是吃，也嚥不完一塊夾肉的麵包，和一塊朱古力糖的情形，倒是很有趣味的。後來爲着保存力氣起見，我們互相鼓勵努力加餐。

這時候，天氣却是例外的：白天有太陽，夜裏星光明朗。但是，臨到第三個晚上，突然風暴交作，我們的「洛定那」開始顫震，跳躍，快要沉洛在泥濘裏了。它怎麼好躺在這兒呢？這一夜，飛機盤旋在離地三十公尺的上空，左邊的機翼作低垂勢。

在暴風雨之夜過後，又是白天。我們驅逐狗熊，轉動電台，發出自己的呼號。有一次，鮑麗娜揀得富龍池無線電播音電台的播音，她恍忽聽見播送：「遠東境內的白天」爲了引起瑪麗娜注意，特別是晚上，我們常用「瑪烏者爾」鎗射擊。

每一夜都是很冷的。我們決定把機房弄暖一點，爲了這，我們把降落傘放下來作成墊褥，卸下器械的毛皮外衣，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穿在身上。小小的風暴，使我們更留意到：瑪麗娜會突然來到吧？這兒，我們又開始射擊。

有一次，我們放的火箭沒有燃燒完，竟把枯草引燃了。我們立刻明白這種危險是威脅着我們和我們的「洛定那」的，我們連忙脫下自己身上的笨重衣服，奔到起火地方去，用手跟脚把火弄熄。鮑麗娜的手給火燒傷得非常之厲害。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我們逐漸會過密林生活了，學會了區別密森的音響，學會了準確地判斷野獸與灌木叢的輪廓。

森林和沼地過着它奇怪的生活，我們注意地觀察着它。我們的身邊不是狗熊，便是雀鳥。小小的鳥兒飛到我們跟前，胆大蹲在飛機翅膀上；鷂子在飛機上打旋；好似沼地上展開翅膀的奇怪的不平凡的白鳥。觀看着鷂子捕捉野老鼠，很覺有趣（沼地上野老鼠很多）。成羣的雁鳥在我們頭上飛翔，我們能斷定牠定是往西南方飛去的。

只有在第四天上，我們才很想吃東西；在機翼上造了一間廚房，燒開一壺水，後來便注入暖壺裏。這是我們第一次喝熱茶。我們不約而同地說道：

——這一壺是給瑪麗娜的吧！

從沼地上取來的水，我們覺得別有滋味：鮑麗娜老是想喝生水，瓦濕却不肯給。這種水，含着野草和苔蘚的奇妙味兒，我們覺得它具有增進身體健康的奇效。

中餐我們預備以肉汁，酸菓漿，和麵條爲中心食料。很偶然在飛機尾巴上發見了香腸，排骨，和魚子，這一個不知是那一位高明的人藏在那兒的。

狗熊爲我們的美味食品的芳香所引誘，拜訪我們愈加殷懃。長脚爪的大山熊，疾風般的打我們身邊掠過，踮起後脚爪，伸長着鼻頭打探：這樣的誘惑的香味到底從那兒來的呢？

每一天我們却繼續弄電台。一天，鮑麗娜終於抓住了「洛定那」的呼號，但它終沒有所以在地傳達我們（但是我們十分正確斷定它）。顯然，誰也不可能打聽到我們。

來到密林的幾天之後，我們的聽覺變得非常銳敏的了。總是期待着瑪麗娜，總是打聽着是不是發動機在響。鳥兒飛過，風吹動灌木叢的時候，我們立刻思想：是不是她呢？

九月廿九日早晨，終於聽見嗡嗡的發動機的騷音了。從東方飄來的風，很是緊急。我們頭上突然出現兩架雙發動機式的飛機，我們屛息着，但是，這一刹時間，細碎的烏雲籠罩着「洛定那」。我們久久地注視着它，它飛得很高，不能發我們。現很難堪……

九月三十日我們醒來很早，早半天弄電台，後半天叫瑪麗娜的名字，到山裏去，希望尋出她的痕跡。我們久久地喊叫，吹口哨，可是又是什麼也沒有發見。在沼地上整整一天，全身濕透了，後來只得用太陽晒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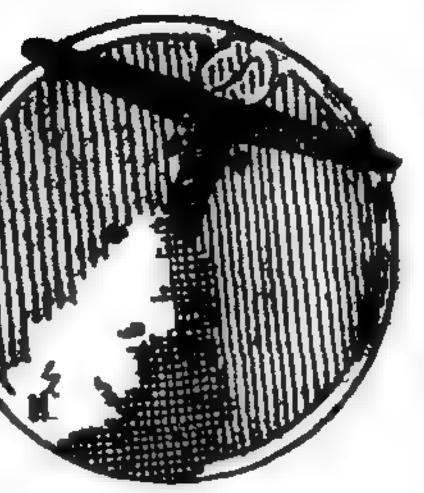
晚上互相講故事；瓦濕回憶起烏蘇里國境的密林時，便說我們不用躭心瑪麗娜。喬爾書烏查拉到過西河特。亞林的密林中，他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他會替我們尋瑪麗娜的。她是一個幹練航海員呀。最後，鮑麗娜又講了打老虎的故事。這時候，我們便勇敢起來了，停止畏懼狗熊了。老實說，牠們也停止拜訪了。因之，我們反而感覺寂寞。

開頭的幾天，我們很想到河邊去，我們想：「真的，瑪麗娜會到亞娜古去的」。我們一邊打算去一邊却懷疑到：飛機眞會突然出現？瑪麗娜眞會從另一端走來嗎？於是向河邊出發的事情一天天地拖延下去，終於不能決定了。

我們計算儲藏的糧食。說老實話，我們另攜帶的至少還可以吃兩個月。我們經後的計劃是這樣：再等二十五天，然後才到河邊去。在那兒造一座橋繩子和斧頭我們都有，渡河到附近的村莊上，然後再乘飛機去尋瑪麗娜。

這時候，我們又很想到河邊去，但却又自信他們不會忘記我們，會來找尋我們。我們用不着離開飛機。

十月二日，又聽見發動機的聲音，——一隻大船從雪山後而湧出來；起初它直朝我們這邊走，後



顧祝同將軍一席談（皖南來雁）

磊萍

在上月下旬，在皖南的一個小縣，來了一批外來的客人，他們是從各方面來，負着慰勞使命要見顧將軍的。一天下午，在溫煦的陽光下，在一座茶商的屋子的客廳上，顧將軍來接見這一批人了。

這一座茶商的屋子，够得上說畫字雕棟四個字，當客人剛坐定，從天井裏就來了一大批的主人，當頭一位適中的身材，御陸軍上將制服，含着微笑向大家頷首的，那就是顧將軍。緊跟着他後面的是一位有着和藹的笑容，高高胖胖的穿灰色中山裝的老者，他，顧將軍介紹「是戴戟先生！」事後據一位從上海去的朋友告訴我，「這位老者笑容未改，一二八在上海時，他就是這樣，他是一個好官。」

大家坐下了，顧將軍很客氣的說希望客人先發表點意見。他說話時是和藹同時也在深思，額上已有很多縐紋，見了他就會自然的生出一種確信，因爲他是那樣的深沉，謹慎，他說的，那一定是已做了的，他沒有說的，而應該做的，那一定已在他的計劃中了。

客人說過話了，顧將軍說他的意見，他說他看見這些從遠方來的客人非常興奮。他一定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與各方民衆的熱望之中盡力地做去，總期望對得起國家民衆，他是時時刻刻關心各方民衆的。他是希望趕快把失地收復，解除民衆痛苦。說到這裏，他的語鋒更熱烈起來了，他說：「希望各位回去，務必把我這點意見轉達給全體民衆，更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各地民衆能準備力量報效國家。」

那班客人被這幾句話感動了，大家都說：「這一點我們一定做到。」接着他們問：「前方需要什麼東西？」他說，「我們在這地方吃的東西是吃不了的，衣也沒有問題，不過藥品和汽車少一點，天寒以後，中央對棉衣已有統籌的辦法。自然，假如民衆能爲戰士解決棉衣問題，那自然就是減輕政府的負擔了。」那班客人大家都拿出了筆一句一句的記下來了，顯然他們是非常重視這幾句話的。

客人當中的一個展開了一面藍底白字紅邊的大綢旗說：「我們現在呈獻一面旗給將軍。」原來這一位客人是從××來的，那面的民衆爲了表達對前方將士的關切與擁護，特託這位客人來獻這一面旗。這面旗子並沒有多少字，就只「爭取最後勝利」六個大字，但因爲它代表了幾百萬民衆的熱望，使得全屋的人都爲它肅立起來了，這樣這一段獻旗禮就在莊嚴肅默中過去了。又一位客人說：「我們代

來却折回到河那邊去了。它在我們前面只停留了幾分鐘，我們放火箭，他們却沒有注意。我們又沒有引起人家注意呀！我們睡覺時，夢中也彷彿聽見發動機的聲音。

十月三日早晨，天氣很惡劣：陰霧，多雲。我們沒有期待飛機，可是丘陵之上突然迸出一陣陣發動機的聲音。後來，我們認識出這是飛行家薩哈羅夫。水上飛機翱翔在河面上，薩哈羅夫發見我們時，便開始盤旋在我們頭上。我們不知道怎麼辦了，由於快樂，我們只是射擊，用光脚在沼地上奔跑，揮着頭巾，向飛機致敬。薩哈羅夫打了幾個迴旋，便離開我們。第二天他又飛來了。

這一天，很快樂地混過去，晚上，我們睡覺很安靜。臨睡前，還談到關於祖國的事情，和關於將來的計劃。

希望瑪麗娜快快乘上飛機！

決定早起，黎明前睡醒，只得稍微等待一會兒。發動機的聲音傳進我們耳裏之後，一會兒飛機便出現了。飛行家賈杜林的船拋下「通信筒」來，它直掉落在「洛定那」跟前。「通信筒」裏發見信號符號，由於它的幫助，我們解釋了拉斯柯娃失蹤，飛機不能降落，跳傘員可以滑陸的事情。

飛機給我們拋下斯太林同志的的照片，鮮花，日用品和印刷品。我們把鮮花栽插在沼地上，後來它又拋下降落傘，降落傘裏面有蕃柿，和三瓶可可茶（用暖瓶裝的）——飛機工廠女工的贈品。我們立刻就把可可茶喝乾了。飛機飛得很低，電台的桅杆只好取銷，最後機機又拋下了朱古力糖，饅頭和日用品。

——爲什麼這麼多的食品呢？——我們想。

飛機費了好幾個鐘頭才給我們拋下一個由四個人組織成的「跳傘員隊」來。這一次動人的，快樂

將軍拍一張照吧！」「不，我們大家拍，來來，我們一起出來拍！」顧將軍興高彩烈的邀大家出來，顯然他是很興奮的。

拍了照，大家又回進了屋子，這時談話轉進了閒談，空氣也顯得輕鬆了。顧將軍一方面自己談，一方面不斷的要其他主人隨便與客人談談，在這時他談到這次抗戰的爆發。他說：「這次我們吃虧的是江防，××人所以這樣急於來打我們，是要我們江防來不及準備，假如他遲一年來打我們，那他所付的代價將更大。」又談到×人的戰爭計劃，顧將軍說：「本來當他們在蘆溝橋挑釁時，那時目光只在華北，後來打到上海他才有意打南京與漢口，現在他們又不得不揚言打西北打長沙，其實他們已成騎虎難下之勢了。」

在這時一位客人向戴戟先生說話了。他說：「戴先生，你好像比在上海胖得多了。」「沒有沒有。」戴先生好像在謙虛，那位客人又跟一句說：「上海人民都在想你呢，」大家都笑起來了，戴先生也微微的笑，有些興奮，也有些感慨。

這時一位爲大家矚目的同情中國的美國記者提出了幾個問題問顧將軍。他問：「照將軍看起來，×人能不能作持久戰？」

「他們出這樣多的兵到中國來，他們財政是一天一天的困難，他們以爲占據了中國的地方，可以補他們財政的不足，那是他們想錯了。說到中國方面，雖然失去了沿海的地方，但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是有經濟力量的。」顧將軍回答得清楚明瞭並且確信。

「假如×人占據了地方不向前攻，並且用部隊回頭來對付遊擊隊怎麼樣呢？」顯然這位美國朋友是很關心中國的。

「×人要保持他所占據的地方不動，非要大兵力不可，他現在沒有這樣大的兵力。同時他也沒有能力。照他所想的把中國遊擊隊打散，而我國在任何戰區主力軍隊隨時與遊擊部隊配合着作戰的。」

「假如他用中國人打中國人呢？」這位美國朋友因爲在我國跑得地方多了，所以他知道×方常有這種詭計。

「所以我們要在淪陷區域做政治工作呀！」顧將軍笑起來了，的確在第×戰區的政治工作現在已有了成效了。

一位姓劉的主人，看這位美國的朋友提出了許多的問題，她想現在也該問問他了。他說：「現在，美國的朋友，我倒要問你一個問題了。這次爲了長江開放問題，貴國向××去了一個正義詞嚴的牒文，而×方的回牒仍是那樣強詞奪理，那麼貴國第二步準備做些什麼呢？」

「這呀！」我們這位美國朋友，因爲做慣了記者問人很擅長，答話雖也擅長，却非脫口而出，他想了想，很誠懇的說出了下面一段話來：「自然這次長江開放問題，最關心的是美國在華商人，同時美國駐華海軍曾公開宣佈，假如政府命令他們用武力打通長江，使物品能流通，他們是願意的，不過由於愼重起見，國務院叫他們不要響。」說到這裏他自已笑了，別人也笑了。隨後他很嚴肅的說：「我有一句話可以告訴大家，美國民衆是一天一天對中國好起來了，中國持久抗戰下去，我可以說更要好起來的。」當時大家聽了是興奮也是感謝。這次我國對英美借款成功，證明友邦人士對我們的關切，同時我們更覺得這位美國朋友的話的眞實了！

時間已經不早了，客人告辭了，大家在珍重聲中告別。大家帶了興奮的信步奔歸程，這興奮的信將會傳佈到千千萬萬的人的心中，而成爲一股堅強的力量的。

的遇會，可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啊。跳傘競賽運動的勝手，參加過三回跳傘會都得第一名的鮑列熱也夫隊長，立刻對我們發出問題：

——要我們幫助什麼？

我們回答：

——趕快去尋瑪麗娜吧！

鮑麗娜認識鮑列熱也夫同志，還是在小學求學時代。

這一天，我們發見正東方有大火，我們肯定地斷定這是瑪麗娜散的火。十月四日的傍晚，我們面前聚着許多人，除掉跳傘員們，還有格爾洛的區執委會的主席戈茲洛夫跟集體農場的隊長馬克西謨夫

十月五日早晨，飛機飛來報告我們，說瑪麗娜已經尋着了（最後又聽說這消息不大可靠）。我們去歡迎瑪麗娜，蹲在平地上。一會兒薩哈羅夫又盤旋在我們頭上，問瑪麗娜來了沒有。恰巧，這時候鮑麗娜瞥見一個人從飛機尾巴那一方的樹林里走出來。

這是瑪麗娜！

醫生兼跳傘員的紀洪諾夫（得過勳章的）首先跑到瑪麗娜跟前去，抱着她，後來，鮑麗娜也趕來了。瑪麗娜拄着手杖走路。她上身穿的羊毛外套，胸前佩戴着列寧勳章，一只脚穿的毛皮長靴，一只脚光着。

我們一邊熱烈地接吻，一邊哭，後來要求她允許扶着她走，她不同意。她直朝飛機跟前跑，跑進她的機房裏去，檢察所有儀器是不是完整的。結果，她所留下的一切都在一個地方，一塊玻璃也沒有損壞。最後，我們拚命地把她拖出機房來，給她換好鞋子，換好衣服，揩乾淨腿，便扶着她上床。

× × × ×

淪陷後的青浦婦女(內地婦女生活)

丁辛

我的故鄉青浦，自淪陷以來，已經一年多了。老百姓一直在暴力，漢奸，以及土匪的重重壓迫之下，過着喘不過氣來的苦痛生活。尤其是婦女們，更受盡了強暴的摧殘。爲着想知道一點實在的情形，於是在上一個月的月底，鼓着勇氣回到了故鄉去一次。因爲路途中的種種窒礙與困難，使我不能獲得很好的材料，不過總算還能得到一點大概的情況，寫在這裏報告於關心淪陷區婦女生活的讀者們：

一 城鎮的婦女

那一天，我坐着朋友的汽車到青浦，只見城中各街道上，一片斷牆殘壁，滿目凄涼。路上除若干僞警與兩三苦力以外，極少行人。市面全在北門外大街上，民衆多數居住在此地；因爲這裏的房屋比較完整，並且還可以避免許多意外的麻煩。商店一部分已開市。路上行人男子佔多數，間或也有極少的老年婦人，却很少看見年輕的姑娘。他們大概是懼怕某種污辱加到身上，因是都深居簡出，除非爲了無法避免的要事，才敢偷偷的出外一次。

青浦淪陷以後，遭受污辱的婦女，有人統計過，有八十餘人之多，還有許多是隱瞞着而無人知道。其中有十歲至十四歲的小姑娘，也有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婆。

有一某姓家的寡婦，爲反抗被人污辱，以剪刀作武器戳傷×軍三人，結果作了節烈的犧牲。這種使人敬佩的行動，實在是值得我們在這裏一提的。

最近，他們爲掩飾醜態起見，在表面上，下令嚴禁士兵們闖入人家，調戲婦女。然而獸性總是難免發作，每天還是暗暗地四出獵豔，不過目標由城廂而轉移到鄉村罷了。

青浦縣的婦女，一向是在半封建社會下掙扎着生活的，她們壓根兒沒有一點反抗的思想。除了一部份有產者逃往內地或上海以外，大多數只能在魔掌下苟延着殘喘，幫助家庭生產，撫養孩子，作縫紉，擺香烟攤，或蔬菜攤，來維持一家的生計。她們爲了要活命，不得不在重重的壓迫下，種種的侮辱中，忍耐着痛苦。一方面她們還在怪怨着自己命運的不濟，但不明瞭這痛苦的賜予者是誰。然而她們總是天天在盼望着國軍的早日降臨，得能重見天日，再過太平的日子！

在那烏烟瘴氣，漆黑一團的北門外，有少數爲生活壓迫而出賣着肉體的土娼們，多數自都市中逃出來，她們一向操着皮肉生涯，在這裏專供僞警，僞軍，漢奸等一班人的發洩性慾，——城裏尚設有專供×軍消遣的「慰安所」。這些土娼多數就住在烟館與賭場中。

第二天我到了朱家角。朱家角是青浦縣的首鎮。在戰前，商業非常發達，人口衆多。滬戰爆發後，京滬線由安亭至上海間一帶的居民，大多避難到這兒。因此市面格外繁榮。直到青浦淪陷，朱家角曾一度冷寂得彷彿死市。迨戰事西移以後，朱家角又復在烟賭的特盛中熱鬧起來了。然而全鎮黑暗得使人不相信是人世之間，烟賭娼到處都是。當我到達的時候，已是中午時分了，街上儘擠着人，年輕的女人也有幾個，而且打扮得都非常摩登，我很驚奇，同時也替她們暗暗的擔憂，心想，怎麼她們不怕那個呢？後來據朋友告訴我說：在白天軍人很少出來，最近他們因爲怕着中國正規軍的襲擊，除掉幾處要隘駐守若干士兵外，其餘的均深藏隊部中，輕易不敢出來，而且在前一星期，曾有三個×軍，在鎮失蹤，到現在還沒有知道下落。至於那些時髦女人，都是鎮上「新貴」的太太與小姐之類，所以毫無畏懼的出來招搖在街上。

這兒的男人多於女人，約成十與一的比例。因為多數婦女寧願住在鄉間，不願住在鎮上，為的是避免有人在深晚突然而來。深夜打門進屋的事情，一月中至少要有十幾次發生。住在進深而有躲藏地方的房屋中比較稍安全，否則就得時刻留意着。不過每一個家庭裏的雜事，如洗滌衣服，便桶，搗米等，普通總是由婦女來擔任的，所以都在天剛亮的時候，或在傍晚士兵歸隊以後，才敢出來做這套工作。間或要在白天出外幹事或買物，則不敢走冷僻小街，如果前後遇到士兵，那就得走進附近商店裏去暫時駐脚躲避，待他們去遠了，才敢回到家裏。要是一不小心，給他們認清了你的家門，那就很危險。到了晚上，他們準會光臨胡鬧。所以在這裏的每一個婦女都是提心吊膽的，無時無刻不在深恐着遭受侮辱。精神上的痛苦，非筆墨所能盡述。其他如金澤，西岑，章練塘，安莊這些市鎮，都是情形相同。

二　做漢奸的婦女

在青浦城裏，竟也有着少數知識婦女，在從事於漢奸工作。她們出賣了靈魂與人格，眞是叫人痛心萬分！像以前的縣婦女會常務幹事夏美雲，原是一個十足的浪漫女性，為了交際手腕的高妙，居然被她獲得了前職，並且還擔任着小學教員，與禁烟機關的職員。由於她跟現任「偽公款公產整理處主任」趙允臧姘居一起，於是在趙逆的推薦下，從事了漢奸工作。某方為利用她是個女性，不易受人注意，就命她擔任間諜工作，供給情報。夏美雲居然甘心附逆，奴顏屈膝，間接謀殺抗×份子，損害國家力量。還有趙允臧的女兒趙杏娟，也曾任前縣婦女會幹事之職，兼任北門小學教員。現在也在替×人做漢奸工作，並且下嫁於土匪蔣阿考。蔣現任「偽警察中隊長」之職。趙杏娟為了貪他的造孽錢搜刮甚多，可以儘情的揮霍與享受。

還有幾個曾受中等教育，以前曾服務於教育界的知識女子，而今竟也老着面皮，在充略侵略者奴化教育政策之下的學校教員。她們每日在××人監督下大講「親善」「王道」，教授亡國滅種的文字，毒害兒童，麻醉同胞。雖然她們借維持生活來掩飾自己的醜態與罪惡，然而我們決不能輕輕的寬恕了她們。

三　鄉村間的婦女

我曾經到過幾個偏僻的鄉村，那裏也時常遭受到蹂躪，同時也有少數土匪，假借游擊隊的名義，不時的來騷擾。當我到這些鄉村上時，恰在秋收的當兒，鄉村中的婦女正忙着農作，要想找她們來談話，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我在××村裏住了一宿，才算給我知道了些她們的近況。她們的生活簡直太悲慘而黑暗了！在往常，戰爭沒有發生的平時，她們還可得到幫人農作的機會，拿到一點工資，作為自己的零用。最多的，在一年中也可以得到一二十元。還有各種副業可以讓她們做，像養鷄鴨，搖紗織布，幫傭等等，很能够有一點私人的盈餘，一方面用以補助家用的不足，一方面為私人添置衣物之用。現在，却已被侵略者直接間接的將她們的僅有的快樂也都剝奪淨盡了。鷄與鴨全給他們搶去，現在一個五十餘家的村子上，眞難搜集十隻鷄鴨。至於幫工織布，更是沒有一點辦法。所以她們除掉自己耕種以外，簡直無法再行生產。窮困，飢寒，恐怖……使她們磨折得將無法生存。每一張臉都是菜色的，因為她們缺乏營養，睡眠不足，和過度的勞動，更在時刻恐懼着姦淫與屠殺。她們是缺乏認識，沒有反抗與鬥爭的能力，於是她們每天在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

我看見一個十四歲的姑娘，她躺在一個幽暗而骯髒的屋角裏，蓋着一條破絮，下面墊着稻草。據她的父親告訴我，她在去年年底受了姦淫與刀傷，一直病到現在。因為無錢醫治，創口及下部的創傷至今還沒有痊愈。那小姑娘銷瘦得只剩了一張皮了，眼睛雖然睜得很大，但一點也沒有神氣，面孔慘白得彷彿像用一張白報紙做成的樣子，她無力的呻吟着。我想，可憐的小姑娘，一定不久於人世了。

還在另外一個小村落裏，我看見一個少婦，其實看上去她已經很老了，因為受盡了殘酷的磨難，使一個廿八歲的少婦竟像四十歲的老太婆。她拐着右脚，——受着機關槍——在河灘邊洗一隻不十分肥的狗腿，她們已有四五天沒有下飯的菜吃，在無辦法中才殺掉了一隻看門的狗，她在寒冷的天氣裏，只穿着一件破舊的單布衫，而且還赤着一隻左脚呢！

四　覺悟的婦女

這眞是一個非常興奮的奇蹟，我在十幾個靠近

廣水的印象

——××集團軍總司令部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通訊——

秦秋谷

幾節短短的列車，在半夜裏從新店站（在鷄公山麓）把我們裝到廣水。半夜裏不容易找房子，就睡在黑黝黝的車廂裏。

遠遠的村莊裏，有晨鷄在唱，睜開眼來，整個車站的全景在曙色濛濛中。鐵路兩旁滿是敗瓦頹垣，從坍了的牆基，洞穿的空屋看來，告訴我們廣水原是個熱鬧的場所；現在却是滿目悽涼，沿鐵路一里以內看不到一座較完整的房屋了，車站月台上面的蓬頂也搖搖地要倒下來。

車站上的辦事員和挑夫一個也看不見，據說天一亮都「跑飛機」去了。我們除了拿自己的揹包，乾糧袋，全體總動員再來揹行李，（小的一人揹，大的兩人挑，）連團長也揹起一個舖蓋就跑，我們立刻離開那恐怖的車站。

三里多長的街，死寂寂地；行人竟這樣寥落。街店門關得緊緊的，偶然只有一二家窩頭店開着。街頭巷尾都已炸得不像樣了，中間只留有三分之一光景的可憐的一段。我們將行李在湖北省銀行——這座較堅固的空屋裏放下，作爲暫時的安身處。

老百姓都跑光了，工作怎樣着手呢？這問題一進街就在我的腦際盤旋着。等整理好行李，吃過北方味的窩頭，塡飽肚子後，已是午後三點鐘了。我和李健華楊翼川三人也湊成一組，依着團長的話到街上訪問我們要訪問的人，調查一下這兒的情況再說。

敵機一共來轟炸三次，起先老百姓沒有防空常識，在牠毫無顧忌的肆虐下竟死傷了一百多，從此以後就逃避一空，都遷到附近的鄉下去了。現在使往來過路的軍隊非常不便，要東西買不到，要民伕也沒處找；最使人痛心的是區公署，區黨部警察所等機關中，連一個公務人員都找不出來；廣水還不是最前線，公務人員就跑光了，讓當地的行政無人管理，治安無人維持，在平漢線的要道上存在着這樣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不能不說這是極不幸的一件事。漢奸，間諜就是在這種散漫無組織的情形之下孵化出來的。

據說過去這兒也有抗敵後援會，也有婦女救護隊，兒童慰勞隊，運輸隊，担架隊等組織，可是敵機來「賞光」之後，在現在正需用的時候，這些隊伍却逃之夭夭了。不健全的領導產生不健全的組織，這和整個廣水鎮的行政機構是有連帶關係的。

這些人到哪裏去了呢？這是一個畸形的發展：一到傍晚五六點鐘以後，人們都露臉了，市街也活躍起來了，商店也有幾家開了門，小攤上賣襪子的，賣花生的，賣燒餅的都來了；靠街頭還有小菜攤子，更有賣熟菜的如猪肉猪肝之類，形成了熱鬧的夜市。老百姓在這時回來做生意，以夜代日。但是這種無秩序的賣買中間，夾雜着漢奸探聽軍情又誰能逆料啊！

××與×××的村莊中，發現了中國偉大的婦女們。她們雖然也是非常的窮困，勞動，但是她們都是非常的活躍與愉快。她們不曉得什麼叫恐怖，她們都明瞭，眞眞的敵人是誰？更能够瞭解，破壞她們幸福與家園的是誰？她們是前進的，正在偉大的時代裏鬥爭着，堅苦而又興奮的鬥爭着！

她們的丈夫或兄弟，也許是父親，在打游擊隊，幫助這一帶的軍隊，她們也幫着造飯，擦槍，整理服裝，很興奮的工作着。而且她們還負着刺探敵情，看護受傷者的重大責任。

晚上，她們上一小時的識字課。在××軍的領導與組訓下從事於抗×的工作。她們對於識字都非常用功而認眞，從來不肯輕易缺席一次。她們告訴我說：——我們以前眞像一隻拙笨的豬玀，現在正像一頭勇敢的獅子，我們已白，要獲得自由與幸福，只有不斷的反抗，堅苦的鬥爭。——

因爲村上的組織完密，武力充足，所以×軍與土匪都不敢來騷擾。就是他們要來，也常常會吃虧。這裏十幾個村莊都是而合作結團的。她們在白天都照常耕種。

這裏充滿了活潑愉快的生氣，雖然還沒有十分的健全，但是在不斷的訓練與實踐中，她們將會有更好的成績。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淪陷區域內的婦女們，一定會在前進者領導下普遍的覺醒了起來。她們將要大聲的吼叫，衝破了幾千年來的枷鎖，粉碎了侵略者的幻夢，予打擊者以巨大的嚴重的打擊！

* * * *

紀念戰地服務一週年

泰秋谷

——××集團軍總司令部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通訊——

★討　論

「開個慶祝會吧！」

「出一本戰地一年紀念冊。」

「再來一個聚餐會，大家樂一樂。」

「以行動來紀念，以工作來紀念，在第二年工作的開始比第一年更要努力。」

「我們的工作，要配得上社會對我們的好評，而迎着更艱苦的使命，奮鬥到底！」

在戰地工作一週年將要到臨以前，團長和我們廿六個孩子們熱烈地討論着怎樣來紀念牠。

★紀念的公演

漢口兩儀街上海大戲院門口，在九月廿七日的早晨掛起一條白布黑字——武漢衛戍總部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慶祝成立週年紀念公演話劇——的橫額，過路的人們都要望一望戲院裏面冗忙地佈置舞台，佈置會場，整理道具的我們，連車夫也不放鬆一瞧勞働婦女的新姿態。

我們團長是去年這天到戰地上來第一次會見我們的總司令，也可說是我們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成立的一個前奏；我們特地揀這天開慶祝會，假座上海大戲院公演也不是偶然的。

天氣不像秋，牠像和煦的陽春，熱的汗淌在塗上油彩化裝過的臉上，臉顯得更光彩奕奕了。

我們將在戰場上常演的幾齣老戲——保衛祖國，反正，大戰東林寺，一家人——搬出來；舞台裝置和燈光顯然和戰場上有時只用幾盞馬燈幾隻軍毯的這種情形考究了幾十倍。觀衆是從武漢的各個角落裏熱浪似的湧來，其中有不少的文化人；這裏的政治及文化水準和前線的觀衆也是不同的。但我們不管，用我們誠懇的情感來表演，認真地演出女扮男角的戲；這個冒險得到觀衆的良好印像，缺點自然也很多，但已爲我們真誠的演出被原諒了。

每幕閉幕在後台佈景時，兒童保育院和難童教養院的小朋友，以爽朗的音嗓，唱出動人的雄壯的歌曲，中國小主人都是了不起的，無疑地他們每個都將是新社會的建設者。

二天後的一個傍晚，我們的總務組長柳姐姐，捧着四百五十二元九角錢，交給兒童保育會的謝先生，這些微的票資，是我們除去最低限度公演開資的結餘；表示我們對新中國小主人公的敬意。

★寫作戰地一年

出版戰地一年的提案被通過後，都要開始着手寫稿。

「每人至少寫一篇，限三天內繳卷！」團長睜着大眼睛，高着嗓子這樣告訴我們。

於是我們這羣初學寫作者都「埋頭苦幹」來學寫文章了，心裏都在急着怎樣寫呢？胡瑞英和張荻秋躲在一間小房間裏整整二天不見出來玩。

首先我們開個會來分配時間，劃成三個階段：第一隊到戰地上的同志寫從上海出發至東線撤退；第二隊的同志寫行軍生活和在皖南的工作情形；第三隊寫皖南前線及贛北工作情形；這好像是我們的工作旅程表。此外將自己在工作上感動過的事件也可寫出來，只要在限定的時間內繳稿。

寫作經過，團長是最辛苦的，她要寫很多，在字數上要比我們中一個人多十倍；但畢竟她是一位文學家，是老練的寫作者，所以她的文章寫得非常快，並且又十分美麗和活潑，她除了自己寫作，還要把我們拙陋的稿子篇篇都修改一下，然後交給書記組整理和謄寫不清楚的稿件。

最使我們戰地一年增光彩的是總司令的一篇做大事；還有秘書科的江祕書也寫了一篇參加抗戰一週年的勞働婦女，我們自己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大好，但都是我們的真心話，是我們實實在在做過的事，是我們的生活紀錄。

在九月底戰地一年全部寫完了，並且付印了，張仲實先生很誠摯地答應我們在十月五日出版，他已將原稿交給了印刷所。在校對過程中，朱先生偶然來漢，團長就拉牢他請他幫忙校對，使書記組的

扭子輕鬆不少。

本來十月五日可以安然出版的，但是在武漢疏散人口的聲浪中，各工廠，各店家都向後方遷移，印刷所也奉命至後方去；不能為了我們的戰地一年使整個機器和還許多排字員留在武漢，因此戰地一年到現在還沒出版，但牠不久便會在重慶出版和全國的讀者見面的。

★紀念茶話會

去年十月五日的晚上，團長將十個女孩子從上海帶到東戰場的前線，工作就在次晨總司令的親自指示下開始了。今年十月五日的夜間，廿六個孩子們都興奮地鬧着要開個茶話會，借此痛快地熱鬧一場，同時也清算一下一年來工作的缺點，來牠一個嚴格的批判。

會客室當了臨時的會場，櫈子椅子都靜靜地安排在長桌子的四周圍；特別耀眼睛的是白桌布（即被單）上面放着一盆盆的月餅，糖菓，雞蛋酥……等；兩枝蠟燭光照耀着小小的會場，我們一個個臉兒團團地嘻開嘴兒坐了下來。

任秀棠被舉當主席，她簡要地報告了開會的意義：「今天慶祝戰地工作週年，不僅在去年今晚出發的第一隊同志特別高興，而第二隊，第三隊的同志雖則工作不滿一年，而興趣沒有第一隊濃厚，但要知道我們慶祝的是團體一週年，並不是慶祝個人，所以我們全體都是高興的。這一年的工作，雖然外界對我們的批評很好，但這些決不會就使我們滿足；正因為還有許多缺點需要去克服，那才會有進步，所以在第二年的開始之前，有什麼改正過去一年的缺點的意見和提議，今天就在紀念週年的茶話會中來討論；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今天是我們快活的慶祝週年的日子。」

意見和提議一項項的多起來，經過一番整理後，零碎的批判和提案得出了一個扼要得結論：

「紀念戰地週年：一，加緊自我教育，成立小組討論會；二，要更團結得緊，愛護全體同志；三，要努力克服一切缺點，誠懇地接受他人批評；四，今後要改掉上海話和各地本鄉話，一律說普通話。」

為了使各人對每個同志的身世更明瞭起見，餘興中來個很有意義的自我介紹，從櫃角起依順序下來，介紹範圍限於生活轉變期及加入團體經過。介紹後統計起來有十六個是勞働份子，九個智識份子，一個農村姑娘，大部份是受大時代的巨浪所影響的，使我們從家庭，從學校，從工廠中出來，參加這神聖的民族解放工作，担負起這重大的任務。十六個勞働者在我們中更是堅強不拔的，她們是過去在工廠中受着機器和帝國主義雙重壓榨中鬥爭過來的。

自我介紹是嚴肅而有趣，繼續是吃茶點了，幾個頑皮的同志早已眼珠骨溜溜地心裏在打算盤了。主席宣佈吃茶點時，陳蘭湘霍地站起來要求說話：

「我早已看好這幾盤茶點在轉念頭，看着又想着，怎樣來吃牠們呢？吃東西是要付代價的；我們今天吃這些東西要像吃強心劑一樣，希望在第二年工作開始的明日，我們要更熱誠，更活潑，更團結，更努力，更勇敢地做去！」

迅雷一樣的鼓掌聲，在吃「強心劑」前震盪着整個空間，茶話會就此結束。

★總司令的聚餐會

副官們奉到總司令要為我們慶祝周年紀念舉行聚餐會的命令，在前一天——十月五日——就去佈置會場了，認真地像平時的必要公務一樣嚴重地去辦理紅綠紙紮成的紙花，紙球，紙條陪襯在白牆壁上，錦繡的榮譽旂幟鑲在花紙條的中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國旗在樓空中飄盪，鋪了潔白布的櫈子向三面排列：中間是總司令和來賓席，右邊是官長們的，左邊是我們的，錦旗在汽油燈光下顯得分外鮮豔奪目，正中間的「婦女先鋒」四字在發着亮，周圍的更是光芒四射，那是總司令一年二月來的心血換得的。這個原來空落落的湖北省高等法院的樓廳已裝飾得像做喜事的禮堂。

來賓都來了，有郭沫若先生，鄭彥棻先生，國際反侵略代表何登夫人，羅叔章先生，王汝琪先生。軍樂在樓下奏起精緻的音樂來，我們的總司令在音樂聲中進門了。文科長尖銳地叫「立正！」我們聽了口令立得恭恭敬敬地在樓廳的走廊上。

團長叫我們都下去拍照，總司令在我們的當中，來賓和官長們也照在一起。那時除了羅王兩位先生，其他來賓有要緊的事先走了。

我們按着桌上所放的名字入座，動餐前，總司令起立向我們訓話，總司令非常關心和愛護我們，不僅這次如此，在平時也是這樣的。他訓話時我們

終是很細心地聽的，特別是這天他爲我們周年紀念講的話。他講的大意是這樣：

「今天不是宴會也不是請客，而這聚餐會是慶祝隨本部工作的服務團周年紀念。服務團的工作精神和成績姑且不去說牠，最使我感到欽佩的是她們能把每天的工作寫成報告，每晚檢查自己工作上的缺點來批評、來糾正，在不斷的批判中求進步，你們（對我們說）要繼續這個精神，花木蘭從軍十二年，我們這一年的時間不算什麼，雖說你們有一年的歷史值得寶貴，但我們要有十年的準備。（中略）

「現在抗戰的決勝條件是敵我補充新兵的比賽，我們要鼓勵民衆上前線，大量補充新兵，這工作是堅苦的，是偉大的，今天我提出這點意見供獻給你們，其他工作按你們過去的經驗做去。

「剛才何登夫人談起，國家戰爭中，歐洲婦女只有參加救護工作，這次在中國看到中國婦女參加救護以上的工作，是世界所沒有的。這種良好表現，她要宣揚到全世界去了，希望你們更努力，更增加中國的光榮！婦女的光榮！」

總司令的勉勵我們指示我們的話，我們永遠記着的，並要照着去做，才不辜負他對我們的厚望，繼續自我批判和每天寫報告的精神，今後對徵兵工作更要加倍努力宣傳，使得在我們的工作中增加大量新兵，去打擊頑強的敵人，完成我們長期抗戰的使命。

團長繼總司令致答辭，表示極誠意地接受他的指示。吃飯時，我們全體起立唱保衛東方瑪德里：「拿出你的力量，拿出你的金錢，加入正規軍，堅持持久戰……」

大家正吃得起勁的當兒，周文南李亞芬兩個一樣長短的小傢伙，穿着一樣的工裝，戴了學生帽，悄悄地出現在大廳中間。

「春天裏來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的美妙歌聲，配合着滑稽又好笑的動作和表情，引得全場哈哈大笑。

聚餐會從六點鐘到七點半，只一個半鐘頭，不太浪費了時間，散會後各人都有更緊要的工作的。

★以行動來紀念

在聚餐會二天後的一個傍晚，我們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搭上平漢路列車北上，去平漢路的前線，緊張嚴肅地工作去了。紀念戰地工作周年，要以行動來表示，要進一步的走進更艱苦的工作中間去！到明年那個時候，我們將要拿更多的工作成績來紀念戰地工作的二周年。

家庭婦女與信託事業

北雁

讀者假如留意過本刊的廣告，大概總會記得上期本刊的封面底頁，曾登載過一條關於上海信託公司的廣告。「家庭主婦們注意」這幾個大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把它再三閱讀，但苦於文字簡單，不能十分明瞭其中的意義。有一天，恰巧遇到一位在銀行裏做事的親戚，我便把信託事業與家庭婦女的關係這一問題提出來問他。經他詳細解釋之後，我才知道，信託事業對於一個家庭主婦却有許多裨益便利；假如能够善於利用，不但可以省掉許多麻煩，而且還可以免除許多意外的經濟的損失。

譬如，住在上海租界，房捐，電話費，電燈費等，到期不付，就有斷絕供給用水或割斷電線不再供給電流的麻煩。其實，並不是故意延遲不付，只是因爲家事紛繁，一時沒有記在心上；或因爲家中人手不多，抽不出空閑把那筆錢送去。假如你把這些事交付給信託公司代爲辦理，那末這許多麻煩就可以免除。他們的目的是在爲社會服務，並不收取任何手續費用。

信託事業的種類很多，與家庭主婦關係密切的，除了上面所說的代付房捐，房租，電話，電燈，及自來水等費用以外，還有：執行遺囑，管理遺產，監護，保管等信託。

執行遺囑信託——祇須生前立好遺囑，委任信託公司爲遺囑執行人；那末將來關於繼承的一切法律手續，都可以由信託公司代爲辦理。

管理遺產——家庭婦女大多不諳社會情形，與法律條文；一旦丈夫去世，對於遺下的財產，往往不善管理，自己的子女年齡尚小，把它交給認爲可以親信的人管理，那知那個人存心不良，逐漸把產業侵佔吞沒，變成自己的財物。諸如此類的糾葛，我們在報上不時見到。假如把管理的責任委任給信託公司，就可以免掉上述的弊端。

監護信託——譬如未成年子女，或禁治產人，一旦父母死亡，遺下極大財產，自己沒有能力管理，就可以委任信託公司爲監護人，或者由父母生前即委定信託公司爲監護人。這樣，可以免掉那財產被無知子女，或禁治產人，胡花亂用，而以至於耗盡。

保管信託——公債股票等有價證券，金銀珠寶及單據契紙等貴重物品，都可以委託信託公司代爲保管。

大地的女兒（名著評介）

楊鞭

——史沫得萊著 林宜生譯——

大地的女兒（原文名叫 The daughter of earth）雖不是一本新出版的書，原文和中文譯本都出版了好幾年，但是它對於讀者都是有着永久的價值。現在我把它介紹給讀者。

這位作者，異國的朋友，史沫得萊女士，她一向抱着對於中國的愛好和同情心生活在我們底國土裏。她去過從前的陝北蘇區和領導着全國的軍隊去打敵人的第八路軍的軍隊。她底戰鬥的筆寫過許多關於中國的勞工和農村的生活，民族革命軍隊的作戰故事，描寫過中國革命青年的萬里長征。大地的女兒便是她自已從幼年起一部鬥爭生活的歷史。

大地的女兒是用第一人稱的長篇小說作法寫出作者的自傳。故事的開始就是作者的幼年。

那是生在美洲一個鄉村中的貧苦之家的女兒，從她生下來起就看見她底母親負着水桶走到山脚裏，然後水盆裏浮出肥皂泡沫，大堆的汚穢衣服和她母親底手就泡在肥皂水裏面。

她底父親是一個建築的苦工，當他受了主人的虐待，便把怒氣發洩在她底母親身上。她底母親除開把一雙手浸在肥皂泡沫裏去給人家洗衣服而外，便是挨她父親底唾駡。她底母親爲着這樣一種不幸的結婚生活，造成了她底的多愁的性格，受了她父親底氣之後，只得打她。她幼年的時候時常挨她母親的打駡的。

十多歲的時候她便出去作人的女僕。有一次，她在一個年青的寡婦家裏作傭工，她早上起得很早，起來以後便打掃房屋和作很多體力勞動。當她勞動了很久以後，她底女主人才起來，那時她便端牛奶給她喝。有一天早上她迫於勞動以後的飢餓，便偷了一口端在自己手中的女主人的牛奶。女主人底情人發現了這件事，她因此便失業了。

失業後她便在家裏幫助母親從事於洗衣的職業。因了家庭用品的缺乏，她又學會了去雜貨店裏偷東西。

她有一個和她年紀相彷的姨母和一個姐姐，她們都爲着和自己作女傭地方的男主人戀愛以至於墮落。

而她自己本着她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衝破了她底環境，用她最大的求知慾，做小學教師賺錢入了加里福尼亞大學，從一個報館的投稿員起成了一位國際間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作家。

這部作品中告訴了我們，一切資本主義中的貧女的生活，特別是許多在金融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式的戀愛。除開一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苦痛而外，還有許多私有財產社會對女性的特有的殘酷；對於這種社會制度去服從或鬥爭的婦女的不同的未來；生活態度的結果對於我們的警戒和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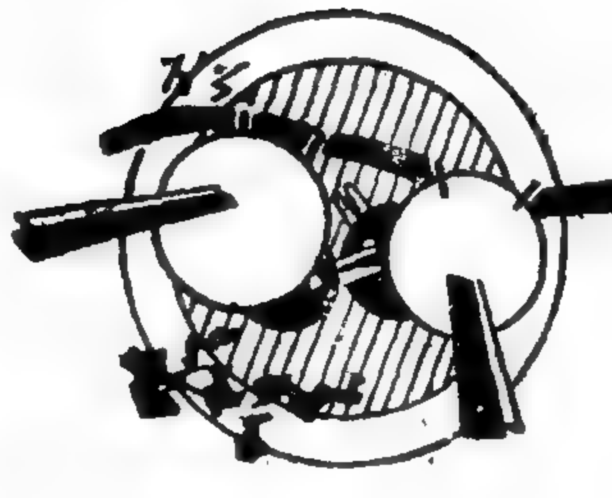
這作品除開它是一部文學作品，給與我們文學創作的指示而外，還告訴了我們許多生活的教訓，和爲着解放和自由對於舊社會必取的鬥爭；不鬥爭必要滅亡和受犧牲的犧牲者的證例。

大地的女兒，它底作者，作品，和作品以外的精神都是偉大的；特別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時代的婦女。我們應該去看這作品，除開把它當作一部文學的作品去閱讀而外，我們還應該怎麼樣從作品中去學習一個女性對於舊社會的鬥爭，和站在人類底解放和自由的立場去爭取我們未來的幸運！

蔣夫人爲傷兵裹腿

茗文

上期本刊的封面，登了一張「蔣夫人爲傷兵裹腿」的照片，於是就有許多人看見了說：『那還不是裝裝樣子？她眞會去跟傷兵裹腿嗎？恐怕不見得會吧！只是在照相時候裝裝裹腿的樣子罷了！』我認爲這種觀念，有點錯誤。要蔣夫人爲每一個傷兵去裹腿，事實上當然是做不到的。爲傷兵裹腿的意義，只是在藉此鼓勵士兵作戰的精神。不問蔣夫人爲一個傷兵裹過腿，或爲千萬個傷兵裹過腿，其意義是相同的，而所收的效果也是相同的。「刻舟求劍」般的去評論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行爲，我以爲大可不必。



報童家庭訪問記

桂芳

看看時鐘已經到了約定的時間，放下手裏的報紙和朋友出門去。

珊在做着教育報童的工作，現在去就是爲了作一個報童家庭的訪問。

從一家滿地是麵粉屑的大餅店進去，珊停在半樓梯上敲着擱樓的門：「孫阿發，孫阿發的娘。」

孫阿發的娘帶着滿身的臭味從後門口進來，她在倒馬桶呢，一看見珊像一個受屈的孩子遇着了她久別的母親那樣的親熱，歡喜。

「珊先生，眞氣人呢，我家的阿發，阿發……」一面性急地說，一面放下了洗馬桶的刷子，一面領我們到她的家裏。

這是她的家？幾乎是沒有光線，沒有空氣，連白天都燃着慘淡的臘燭，沒有窗，也沒有門，僅僅在靠近樓梯的地方釘上幾塊木板，我們從斜形的樓梯扶手上吃力地危險地跨了進去，就在這樣的暗洞似的屋子裏，淒淸的光圈裏，我看見了一堆棉絮，幾張蓆子和幾件簡單的日用的傢具。在更暗的角落裏卻叠着大束的襪子商標紙。

糊在牆壁上的是破舊的染上水漬的過期了的報紙，那上面刊着：「報童獻金熱烈」，在許多名字中，有「孫阿發捐五分」的消息。

主婦讓我們在僅有的低櫈子坐定下來，（如果我們站着，那必須彎着背），就咭咭呱呱地訴說她的怨屈：

「你跟黑眉毛去說一聲，珊先生，叫他不要抄阿發的靶子。我的阿發老實，打不跟他打，爭又爭不過，他氣得只會哭，上上下下連鞋底裏褲腰裏都給抄搜，昨天越發不像話啦，襪子也給剝下來，就在馬路口，當着衆人的面，先生，你想想看，這成什麽體統？」

巴不得把她心裏的話一下子都吐露出來，她一口氣說了這許多，又快又急，彷彿怕別人會搶掉她的說話。

「黑眉毛賺黑眉毛的錢，阿發賺阿發的錢，他憑什麽道理來抄阿發的靶子？要是抄着阿發賺了十多個銅板，他就硬要揩油一二個去，今天他釘阿發的梢，弄得阿發賣不出去，他這樣纔拍手拍脚地喊好，並且說：「開心呀「吃燥報」（註）有一個小鬼「吃燥報」。」

這時我才注意到阿發的娘缺少一排門前牙，她說着「吃燥報」的時候，唾涎像滿嘴巴裏含着的芝蔴畢畢剝剝都爆出來，直爆到我們的身上。

「這樣的傢貨，她到老王那裏去拆來，（老王的報總是從報館裏來的）所以他的價錢已經比報館貴了，他還要偷偷的漲幾錙拆給阿發，要是阿發開老王去拆嚜，他會到老王面前去「觸壁脚」，說阿發窮不起錢，不要拆給他。要是阿發多賺了幾個，他也會來慫恿我打他，說他揩油銅板，在外面打彈子，擲骰子，買大餅吃。再不然，他就不許阿發賣報，說什麽這是他的地段囉，搶生意囉，總之，要到他那裏去拆報，或乾脆孝敬他幾個，他纔甘心。」

「黑眉毛是怎樣一個人呢？」我忍不住打斷她的話，心裏想該是一個彪形大漢的惡少，或者是流氓。

「十三歲，跟我的阿發同年的。左面耳朵邊有小半臉孔的黑毛，很兇的一個小鬼呢！怎麽，十點半了吧？先生在這裏，阿發的十幾張報還沒賣完？我去叫他。」

聽說僅僅是十幾張，要賣到這邊還賣不出去，這無論如何是我所不敢相信的事，但主婦已匆匆忙忙地出去了，連照呼一下都沒有。是的，在她的坦白的胸襟裏，她們會把全盤的心事交托給你，但要是想從她們的嘴吧裏說聲虛偽的禮貌的「失陪」，那是件不可能的事。

就在她出去的開飯裏，珊以她的教師的經驗告訴我：「阿發是一個聰明的好學生，讀書最用功，黑眉毛呢？頑皮，個性倔強，不注意功課，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顯出他的機警和能幹。他家裏有娘和一個妹妹，他們都靠他吃。靠一個賣報的十三歲的孩子賺錢來吃呢！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自然要想辦方法多弄幾個「外快」，同時，他的經濟權，使他的地位抬高，高到連他的媽媽都管不住他。老實說，牠媽媽還有些怕他哩。」

阿發來了，躲在她媽媽的背後。他穿着一套藍布的棉短衫褲，大小布塊的補丁，幾乎把他的本來的衣料遮沒了。跟這些襤褸的衣服不調和的是他有着紅潤的可愛的臉子，明亮的滴溜溜的眼睛。他有些怕羞，看見陌生的我，臉儘管朝旁邊轉過去，可是我却看清了夾在他手臂裏的被雨淋濕了的報紙，那眞是「燥報！」事實把我的不相信的念頭否決掉。

我想起來了，這孩子我曾經看見過，是在我去參觀報童學校時他回答先生的問題說：「拳頭向外面伸，總是括叫叫的大好老。」我故意逗他：

「賣了這許多時候，賺了不少錢吧？」

「蝕本，……」阿發正想說下去，却被他的媽媽搶着說：

「被黑眉毛釘梢賣不出去，到十點模樣，哭哭啼啼回來，是我叫他再去賤賣的。」

「你幾點鐘開始賣的？空下來做些什麼事？」

「四五點鐘天還沒亮就起身，總要弄到十一點。下半天到報童學校去上課，回來又要賣報啦。一吃好夜飯，兩隻眼睛只想閉攏去。弄得不好，有時還要蝕本。」他漸漸地大胆起來了。

「怎麼會蝕本的？照本錢賣就是了。」

「沒人要，有什麼法子？」

「跑到遠一些地方去！」

「怕捉到巡捕房去啊，你知道嗎？像我們那樣不到十六歲的孩子是不許賣報的。遠遠的看見巡捕就得躲藏起來，我已經被抓進嵩山路巡捕房去過了呢，關了一日一夜，拖地板，揩玻璃窗，報紙充公，總算沒罰錢還好。但要是去得遠一些，一抓就要抓到盧家灣巡捕房，我連路徑都不認識，回不了家了。」現在阿發竟敢直視我而且用手勢幫助着他的語氣。

之後，他又告訴我，運氣最高時，他每天能賺二十多銅板，但今天他拿了一角錢做本，押在黑眉毛處，黑眉毛給他十四張報紙，共計六十八個銅板，這筆賬是這樣的：

報的名稱	每份價值	份數
新　　聞	6.5	4
文　　匯	7	1
申　　報	4.5	2
時　　報	3.5	4
大 美 報	4.5	2
譯　　報	3	1

賣了幾點鐘，賣不出去，價值跌到僅僅撈回本錢。

「這樣也是六十八個銅板，並沒蝕利！」我在計算一下後反駁他。

「但是其中的二份新聞報是論月算的，自然拿不到現錢，那末，明天的本錢要少十三個了，這還不是蝕本？」。

「賺不到錢，賣牠作什麼，從前呢？」

「從前我爸爸有生意，賺三四十元錢一月時，我本來是不賣的，還在一家義務學校裏讀二年級。打仗後，爸爸做的那家店給燒掉了，沒錢吃飯，媽媽給人家撕商標紙，每天也只能有一角半。我也出去賣報，那時上海正打得厲害，看報的人多，能賺這麼三四角。但沒幾個月後，生意就越弄越清淡，到現在越發尷尬，要是下雨或風大，簡直就呆在家裏好了，沒人來買呀！」

正當我和阿發講得起勁時，忽然傳來幾聲生疏的讀書聲，原來阿發娘請珊先生教書。阿發娘說她想認得幾個字，一半是爲自己，但一半是想把她認得的寫教給阿發，所以在撕商標紙空下來的時間，一有機會，就東問西問的請教人家。

我摸出六個銅板買了一份阿發賣剩下來的時報。他出於意料外的驚喜，把銅板塞在他媽媽的手裏，歡天喜地的出去了！

我也想走了，但是猛不防頭頂給碰了一下，爬出了樓梯扶手，外面是大餅的香味，汽車的吼叫，花旗袍的閃光，眼睛給太亮的光線刺激得難過起來。

（註）報紙賣不出去，需要賠本，報童叫做「吃燥報」。

新舊時代

関露

我底姨母由於好飲，慢慢地中了酒精的毒。她底神經經常是興奮的，在她底性格上添加了不少憤怒，猜疑和嫉妒的質素。有的時候竟然有許多神經失常的狀態表現在她底言語和態度中。可以說這情形是她生活中的不幸。她這種不幸，因爲她總是和我們一塊兒生活，也就成了我們底障礙。

她有一種人生哲學，就是她反對別人加在她身上的事，或者是她自己因遇見過而懊悔的事，她却實成別人去做。她還實成儒家對於女人的貞操教條，當她高興的時候就向我們說：

「結婚是女人的終身大事，爲着你們底事，我老是睡不着，我底責任重大呀！」

當她最初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我總帶着輕視的感覺，那話對於我只有一種朦朧的力量，這力量對於我只有一種彷彿一個在運動場裏面的足球對於場子外面的觀衆，球有被踢到他們身上的可能，但是事實上很少見。同時這種事情，「一個女孩子，她底終身任務就是去嫁人，」簡直有引起我發笑的可能。

那時我對她這樣的話感覺可笑，但並不是對於那話的本身，我以爲她自身的證驗可以否定她底話

除此以外，這話對於我，簡直連反駁底必要也沒有。

本來我覺得我底姨母是一個聰明而應該被人同情她的人，現在我却變了我原來的感覺。我簡直有一些討厭她。我覺得她盡愛說些我從來沒有聽過而且一點也不使我發生興趣的話。

有一天下午，我底姨母神志清醒，她底身旁一點沒有酒底氣味。她底態度嚴肅而冷靜，她用了一種她自己以爲很可尊敬的表情向同玉說：

「我再不願意管你姐姐的事。你底母親也說過，她是一個不馴服的孩子。我也不管她底將來，因爲我已經知道她在背地裏罵我。但是，你是一個好孩子，梅曙是你舅舅底好朋友，她底太太說喜歡你。」

「呵，但是，不是舅舅底好朋友，她底太太也可以喜歡我。不還有別的許多人喜歡我？」同玉說，她底眼睛睜得挺大，懷疑參入了她臉上底天眞。

「對。我知道也有別的許多人喜歡你。但是梅曙家裏頂有錢，他底父親從前做過尙書，他自己現在是上海一個保險公司的經理，他底兒子在大學念書，將來父親要送他去外國。」姨母自傲地說。

窗子外面的天已經走向了黃昏。屋子裏發着灰白的顏色。姨母底矜驕而自負的臉上帶着一些愁慘，好像懺悔着自己才說出來的言語。但是她又加重了一句說：

「你是一個聽話的好孩子。你底姨母是愛你的。」

「呀，這我可不明白。您剛說她底太太歡喜我。爲什麼現在又說這麼多？他爸爸，他兒子的事情跟她太太喜歡我有什麼關係？請您別往下說了，我不愛聽！」同玉說，她底眼睛裏有一點忿怒的眼淚。

「什麼，不愛聽？這像一個孩子說的話？不愛聽我也得說？我想你明白，這是我底責任。」姨母帶着懺悔似的忿怒的音調。

「我不聽，我不愛聽這樣的話，請您別說了吧！」同玉底眼睛裏沒有了剛才的眼淚，忿怒充滿在她底聲音裏。

「不聽，我還是要說的啊，這是我底責任。」

我氣得不想說話，同玉在臉上露着幼稚的但是已經懂了世故的被忿怒抑住的笑。我們用着從來不曾有過的魯莽逃出了那間正進了黑暗的房，她底話散發在我們後邊。

× × × ×

大地上佈滿了春光。柳絮在院子裏和街上飄展著，好像在向人們矜驕着它們底自由和解放。

在春天，一切人們都是快活的，寒冷而使人要停止呼息的風沒有了；一切的人們都是自由的，笨重而縛人的衣服被脫去了；人們都在歡笑着。

我開始討厭我底家了。我覺得我沒有說話和舉動的自由。我每天都得被迫着去聽許多不願聽的話，看許多不愛看的舉動和表情。

我討厭我家裏的那隻小貓，我覺着她底眼睛時刻向我閃着敵視的光，她像時刻在告訴我說：

「你那倔強是不對的。你不聽見時時有人在罵你？女孩子是要服從別人的意見的。」

我討厭我底那張擺書的桌子，因了它，竟會阻礙我許多行動。我討厭我天天出入的那個房門，和對在我床上的那個窗戶，它是那樣平凡和不變地早上透着白光晚上呈着黑暗。

我底家裏的一切，都使我感覺厭倦和鬱抑。我覺得，簡直可以說是看見，橫在我們面前的有一條壕溝，那壕溝裏站着的便是像我底姨母，那樣一個婦人她底臉是憔悴的，為着要復仇，她底神經因萎頓而變得奮發，她被人灌醉了藥酒以後被扔到壕溝裏，她要復仇，然而尋不着要復仇的對象；現在她正向着一些被她所忌妒的人舉着一個裝滿了藥酒的瓶子。

壕溝在我那樣一種生活底前面，不避開便要被推下去。

春天是溫和而嫵媚的，然而她那嫵媚的臉上却帶着一點威脅。在她那溫和同時也帶着威脅的風裏，彷彿有這樣一種歌唱的聲音：

「我是春天的風，
我是保護自由的文獻，
我奉着太陽的意旨，
要把生命的
意志之花的花瓣吹送到
人們底面前。

「我是春天的風，然而
我曾經過積着厚雪的山頂和
鋪着沙漠的荒原。
我跨過雁門關和
太平洋，來到這
溫暖的地面。

「我是春天的風，
我勇敢而堅強。
我愛我自己，也愛
地上的人們，
我願意把勇敢的人們
帶到光輝的太陽之上。」

「我是春天的風，
我展開我底翅膀。
自由之神把臘燭插在我底羽翼上，
它叫我去告訴人們：
「只要你們也展開你們的翅膀，
光輝就在你們底前方！』

我對春天有這樣的感覺。我總覺得它對我過於威脅，它的毫不停息的精神使我感覺可怕，然而我對它是充滿着一種矇矓的希望，它在我底生命之上開放着花朵，和奏着日夜不息的音樂。

但是我仍舊生活在我底家裏。壕溝在我底面前，春天的風在壕溝外面旋轉着，它再也不能吹近我底身邊。

我感覺着有一種什麼引誘的力量，這種力量給我底暗示，是叫我去破壞我舊有的生活、也可以說，叫我去破壞我舊有的生活的，並不是別的外面的力量，就是我底生活底本身。它已經宣佈了它不使我留戀，實在它也沒有一點使我要去停留的。這些都表現在我每天所遇到的聲音和顏色上，我討厭它們好像討厭我底不合體的服裝，像我這樣的人是不適宜於某一種服裝的。

比方說，我愛運動，我底姨母却告訴我那是一種粗野的行為。我愛唱歌，她說那是一種優伶的專技。我愛出去找朋友遊戲，她說成天在外邊遊蕩是一種不賢淑的女子。這種女孩子，是不被人喜歡的。我愛上學校去讀書，她說上學堂，特別是男女同學的學堂的意義，就是送去給那些男教員和男學生們去欣賞和消遣。

我想作和愛做的事，就這樣一件一件地被她底言語和臉上的顏言色否決了。她並沒有用一種物件的力量壓迫我，命令或禁止我去做那一件事件，但是她能使我因違反她底意志而感受種種靈魂的苦痛和不愉悅。

（未完）

湯餅之喜（獨幕劇）

包蕾

大嫂　够了，够了，又是那句老調，不孝，不孝的，怪我沒養兒子。

大哥　也不是這樣的意思……

大嫂　不這樣，又怎樣？你們男人，爲要兒子，才想起做孝子了。

大哥　（眞沒辦法地嘆了口氣）。

大嫂　（生氣地）我知道你安得什麼心眼兒，看二叔有了孩子，跟我鬥氣？

大哥　我沒這意思。

大嫂　你沒這意思，誰有這意思？今兒她養下了兒子，是她的天下，還有我做人的份兒？

大哥　你幹嗎生這大的氣？

大嫂　我那敢生氣？我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敢同你生氣？二叔叔才是好福氣，有位好老婆，會養兒子，你要不要再娶個「小的」替你養着些貫子？

大哥　我沒這麼說呀！

大嫂　你沒這麼說怎麼說？你的心眼我會不知道，什麼不孝有三有四，說來說去，還不是這點意思，就是怪我沒有孩子。

大哥　唉，若是小珍在多好？

大嫂　得了，你別貓哭耗子假慈悲，她活着你還不是總說可惜是個女的，成天沒好臉給她看，對她直嘆氣，還不如死了好，要是添女孩子還不如乾脆別添。

大哥　咳，今天大家快快活活別吵嘴吧！

大嫂　你去快活，我可沒什麼快活。

大哥　得了，得了，一點小事。

大嫂　小事可不小，家庭大事呢！

大哥　我又沒說你，算了吧。別提了，老二回來了嗎？

大嫂　……（搖頭，沉思）

大哥　我上樓去了，你來嗎？（欲上）

大嫂　慢點，（稍待）你剛才碰到老二，他說什麼時候回來？

大哥　就快回來了，我以爲他已經回來了呢？

大嫂　他跟你說起過接生用外國大夫還是用老式的收生婆？

大哥　二弟談到過，說弟媳怕請洋大夫，聽說請洋大夫常常喪了孩子，吳媽認識個收生婆，倒是很有經驗很靠得住的，而且很便宜，所以準請她了，這些事歸吳媽辦了。

大嫂　（沉思）添頭產不請大夫？吳媽找來的收生婆？……

大哥　我也那麼說，還是請大夫好，二弟說弟媳一定反對，祇要好就依了她了，吳媽說，養孩子的時候產母心裏怕不好的，而且那婆子接生多年了，人家都說好的。

大嫂　哦？……你再勸勸他看。

大哥　是呀，二弟還沒回來，眞是……

大嫂　（若有所覺地）你雖然熱心，怎麼不去瞧瞧她，問候問候？

大哥　我去瞧？

大嫂　那怕什麼？

大哥　（莫明其妙地去開右旁門，大嫂驅使他進去，大嫂對門沉思）

大嫂　……（獨語，冷笑）哼哼，要是這事情眞是這樣，可別想逃出我的手。……沒這般容易吧！（忽然，門啟吳媽先讓出。然後大哥也出來）

吳媽　（壓低聲音）大少爺，您請外面坐吧，二少奶奶在睡着呢，她好些時候沒睡了。（忽見大嫂）哦，大少奶奶沒上樓去？

大嫂　（笑）沒呢，特爲在等二少奶奶的喜訊呢！

吳媽　（笑）你眞好，大少爺也是的，還去問候二少奶奶呢，可是她才睡着，所以請大少爺就會再去吧。

大哥　（老實地笑）好的，好的，沒什麼，有什麼動靜就來叫我，二少爺也快回來了。（欲上樓去）

吳媽　那還用說嗎！

大嫂　你上樓去嗎？跟阿香說叫她藥湯好了，就端下來我喝。

大哥　叫她端下來嗎？

大嫂　（點頭）唔。（大哥上樓去）

吳媽　唷！大少奶奶，您何必這樣勞神呢，您還沒全好，就會別累您，您上樓去息息吧。二少奶奶的

事，有我照顧着您還不放心嗎？

大嫂　吳媽，你眞是，有了你什麼事都好辦了，我不過樓上就得悶了，在這兒多坐會兒。

吳媽　嘖，大少奶，您眞說得好，咱還不是侍候得多了，這些事，做老媽子不敢大意的，大少奶你信得過來，還上樓息息吧，你不是還沒全好嗎？

大嫂　不忙，吳媽。二少奶奶睡着了嗎？

吳媽　可不是嗎？有身孕的人總睡不好覺。一會醒，一會睡的。

大嫂　她好久不出房門了。

吳媽　噢，有兩個月沒出屋子呢，大少奶奶，你從前……

大嫂　（打斷她的話）吳媽！你知道二少奶奶足月沒有？

吳媽　（猶疑了一下）大概足月了吧，……可也難說。……

大嫂　（留心地）二少爺好久沒在家住了。

吳媽　（不安地）是的，有個把月了，……可是……（笑）他們夫妻倆倒是挺不錯呢。

大嫂　說是那麼說，可是吳媽前些個月的事你總知道的了。

吳媽　你是說？……

大嫂　是說二少爺要娶房姨太太。

吳媽　（笑）可是這些事都吹了，二少爺也是怕沒兒子，將來對不起老太爺，所以才想討個小，養下一男半女來承繼香火，這會兒二少奶奶有了身孕了，二少爺也就不提了。

吳嫂　（自語地）所以這會兒孩子就非養不可了。……

吳媽　（笑）大少奶奶你眞會開玩笑。

大嫂　（嚴肅地）我沒開玩笑，吳媽，二少爺爲什麼喜歡住在店裏去呢？

吳媽　這……這還是二少奶奶的主意，她有了身孕，怕煩擾，又不能照顧二少爺，所以還是讓二少爺住在店裏，她也可以清靜點，二少爺後來也答應了。

大嫂　（點頭）噢，可眞不錯。

吳媽　（尖利地出其不意地）大少奶奶，您是在想……？

大嫂　我在想？……哦，我沒想什麼。隨便問問罷了。

吳媽　（笑）大少奶奶眞關心着。

大嫂　（不自然地笑）哪呢，我好久沒進去瞧瞧二少奶奶了。

吳媽　自已人用不着客套了，您自已身體不很好。二少奶奶不敢勞您駕呢。

大嫂　哪裏話，倒好像是擺駕不見我呢。

吳媽　您眞會說笑話。（笑）

大嫂　（笑）吳媽，我猜這會養下來準是男的了。

吳媽　嘖，你可怎麼會知道？

大嫂　不然，這一家的香火誰接下去呢？

吳媽　噓。（笑）錯是不錯，可是這些事都是命裏定好了的啊！

大嫂　二少奶奶的命很不錯呢，吳媽，這次二少奶奶一定重賞你呢。

吳媽　這可由上邊打發了，做底下人的總望主人家好，歡歡喜喜大家都快活。

大嫂　可不是嗎？做東家也指望傭人能明事理，賞點錢算什麼呢，對不對？吳媽。（有意地望着她）

吳媽　（不自然地笑）您的話還有錯嗎？（轉移她的話）二少爺怎麼還不回來呢？

大嫂　大概就快回來了，二少爺不像大少爺似的糊塗。

吳媽　（帶笑地）大少爺哪糊塗？

大嫂　他本來就是個糊塗蛋，沒件事能用得着他的腦子，二少爺可比他強得多，可是……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

吳媽　男人家終究是男人，這兒府上……數您頂能幹了。

大嫂　嚇，吳媽，你也那麼說，其實，吳媽這兒裏裏外外的事要數你了。

吳媽　嘖！大少奶奶，你眞好說。

大嫂　阿香這丫頭做不來事，祇會嘴嘵，成天心眼裏不知打算些什麼？……

吳媽　這孩子也眞是……

大嫂　（突然地）吳媽，你剛才跟她在這兒說些什麼？

吳媽　（不備地）說什麼？……她是說我跟阿香……

大嫂　噢？對了，你們說了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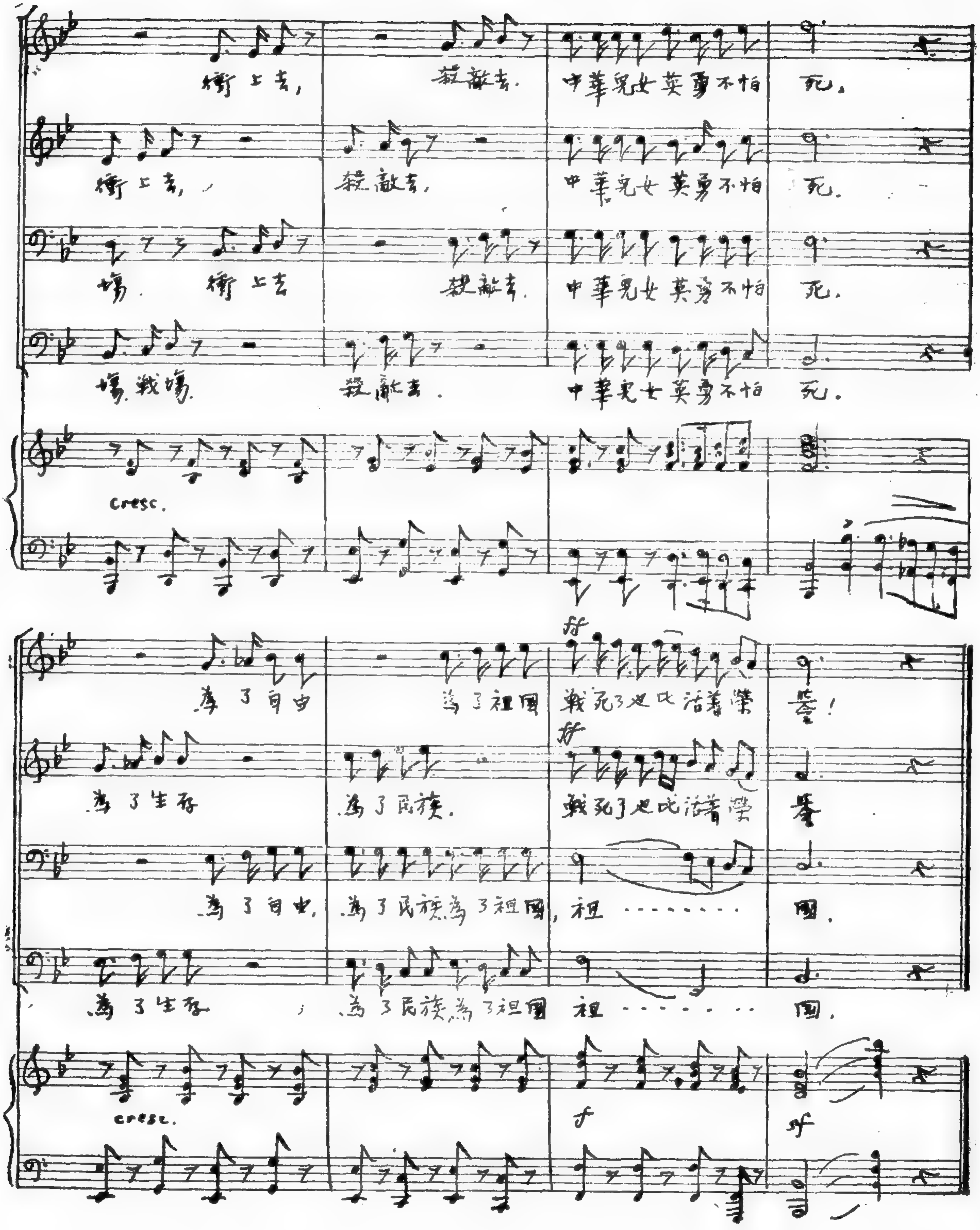
吳媽　（躊躇了一下）噓，沒說些什麼，我……祇告訴她，她媽叫她回去一趟。……

大嫂　你是說阿香的媽？

吳媽　是的，阿香的媽，好久沒有看見阿香了，老掛念着，前兒來託人叫我關照阿香在您跟前請幾天假，回家會會她媽。……那老婆子也眞是麻煩，不過倒也怪可憐的……

大嫂　就這點事？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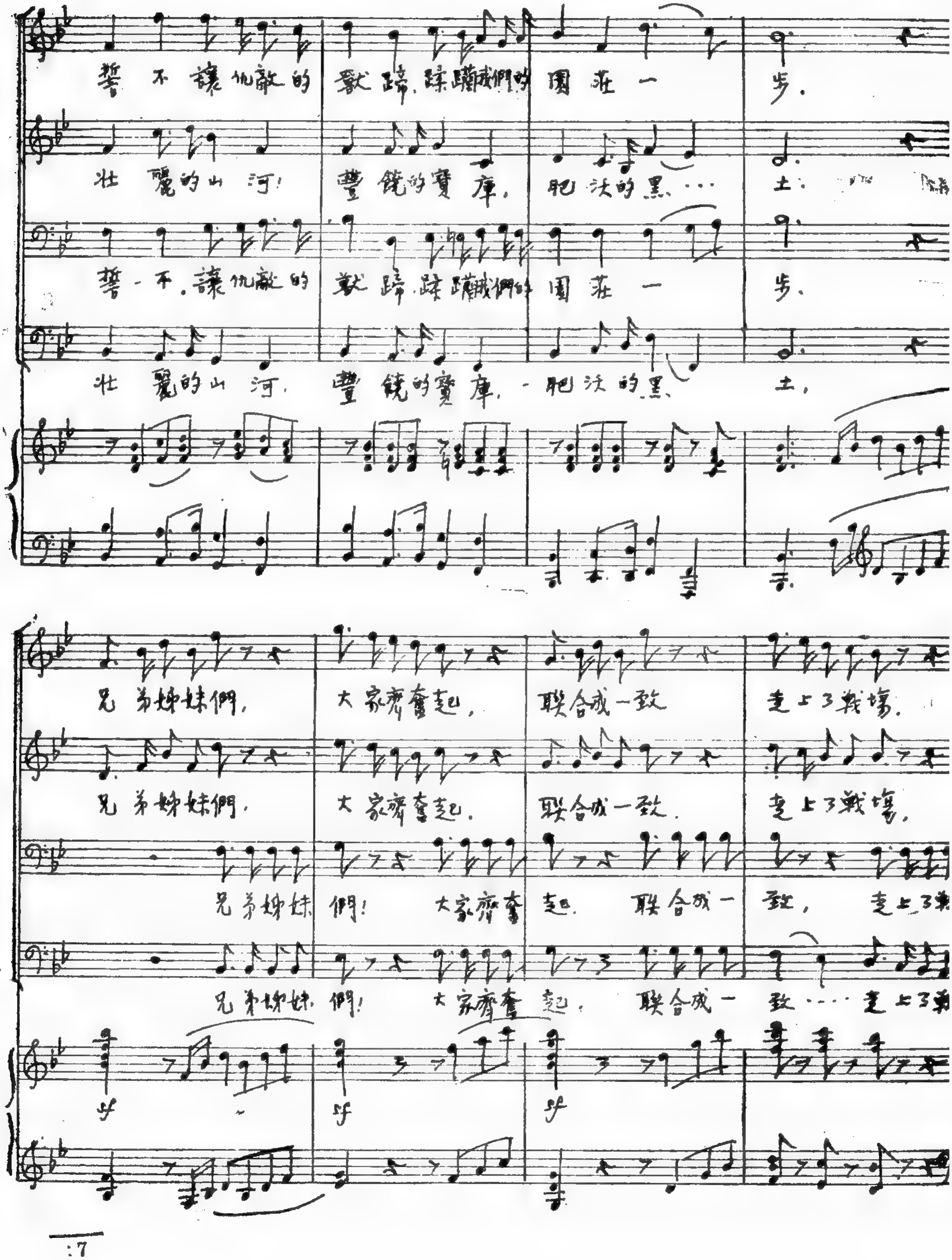

衝上去, 殺敵去. 中華兒女英勇不怕死。
衝上去, 殺敵去, 中華兒女英勇不怕死.
場 衝上去 殺敵去. 中華兒女英勇不怕死.
場戰場 殺敵去. 中華兒女英勇不怕死.
cresc.
ff
為了自由 為了祖國 戰死了也比活着榮譽!
ff
為了生存 為了民族. 戰死了也比活着榮譽
為了自由, 為了民族為了祖國, 祖 .... 國.
為了生存 為了民族為了祖國 祖 .... 國.
cresc.
f
sf

Allegro Moderato

火線下之歌

白　桅作詞
陳閑天作曲

（男聲四部合唱）



望　風（創作選載）

第二中
職補校　之曙

這是一個極寒冷的天氣，而且還刮着大風，天空是灰黯的重重地壓滿了愁雲，像有滿腹寃屈似的，沉着陰慘慘的臉。寒風眞是吹得厲害極了，在它那怒號慘呼的聲音裏，帶着令人戰慄的威脅，和恐怖；不單只是這村裏的人們，遇着這樣的烈風戰慄着，就連他們住居的茅屋，草堆，以及秃了頂的白楊樹，也抖戰起來了。

小麻雀，從屋簷口飛了出來，在枯萎的樹梢頭，蕭條的田疇中，兜了個圈子，又飛回窠去；黃狗，只是緊緊地縮在柴堆裏，瑟瑟地抖。

剛喫過早飯：歪頭二叔，又立在東村頭，惘惘然地向後村的極遠處望着。他底心中，是一片抑鬱不安。他是中等的身材，還够結實；無奈鐵心腸的時間老人，不等他滿五十，便在他底黑黝的額角，臉旁，深深地劃上幾縷皺紋；顎顯也添上了毛茸茸地斑白的鬍鬚。他不時用汚垢的衣袖，拭揉他底見風掉淚的紅砂眼。鐙刀一般的手，擰了一把黃濃鼻涕，「哼」，摔在透着臭氣的牛糞堆上。他無意中嗆進一口寒風，「喀喀……喀喀……」一陣亂嗆亂抽，佝僂的腰，更加佝僂。

「二叔，氣候太冷了，你，你還是回家歇歇罷。」

風姑娘，不忍心看着她底叔叔，還樣挨風熬寒，悄悄地走來說的。她那烏溜溜眼的睛，小心地不時地東張西望着。

「不，那怎麽可以！「鬼子」來了，可不糟糕嗎？那可不是玩的。」

似乎全村婦女們的「貞操」，和「生命」，都在他底肩上似的，而肯定地說。

「你瞧」！她手指着陰沉的天空。「說不定快要下雪了，我想「鬼子」，或許是不會來的吧？」

歪頭二叔，只顧負責地留神地望着後村的動靜。

在遠處傳來一陣「汪汪」狗的狂吠。

後村的人們，畢竟如「驚弓之鳥」一般的，狂奔着走散了。

出人意料！「鬼子」竟會在這樣的，將要落雪的嚴寒天，來擾攪了。

歪頭二叔，失驚地慌了。

「你瞧」。

風姑娘，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那，——那面的人，逃，——逃了！「鬼子，」來，——來啦，快——快躱開啊！你，——你們快躱開啊！……」他開始驚叫了。

嚇碎了膽的鳳姑娘，隨着全村的婦女們，像鼠遇貓那般的，亡命地朝田野裏奔逃了。連老太太，和小孩子，也失了魂似的東躲西竄了。

同時，雪，像白蛾在空中也飛舞起來了，由稀而密。遠處的村落，望去，時暗時明，似有似無地模糊了。雪花，藉着寒風的威勢，似千萬根毛針，在手和臉上亂刺，尖銳地直向頸項裏鑽。

山崗和坟址間，隱藏着躲避「鬼子」蹂躪的年青的婦女們。

歪頭二叔，移動被寒風過份刺激而麻痺了的腿，提着沉重的步伐，心中焦急地走回自家的門口。

「黑子媳婦，快躱開啊；「鬼子」就要來啦。」

他輕悄的聲音，催促他正在喂乳，給小孫兒吸的兒媳。

「嗯……公公。」於是將半飢半飽的孩子，遞給蹣跚跑回來的公公。

「哇，——哇！」……小孩子哭了。

正欲逃避。

「砰，——」槍聲已在近處示威了。

忽然間，公媳兩個，好似浸在冷水裏，四肢戰慄了。不可名狀的恐怖，在他倆底腦際燃着。脚好像釘在地上，動也不動一動，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口中說不出話來。歪頭二叔，只會打着手勢，指指後屋的牛棚。黑子媳婦，方才會意地提着蹣跚了的腿，避入牛棚間的草堆裏。

小孩子，沒命地亂喊，哭鬧。

兩個著黃制服的小鬍子，握着手槍，聽得小孩的哭聲，闖了進來。打着「要」的手勢，虎眈眈地睜着可怕的眼睜子。

「花姑娘，」他們說出這樣一句，特地學會而

牢牢刻記在心上的不純熟的華語。

『哼！——』似魔王一聲狂吼；繼之一陣獰笑，『哈哈……』

歪頭二叔，不由自主的腿，油然地跪了下去；將哭嚷着的孫子，緊緊地勒在胸前；拱起顫抖的雙手，向那「特殊勢力者」求懇。

『老宗，我家裏沒有「花姑娘。」』邊說邊搖搖手。

「嘭——」

歪頭二叔的肩膀上，重重地著了一拳，跟着那重量，跌在地上。

小孩子更加哭嚷得厲害了。

那兩個小鬍子，指着哭嚷着的小孩，（不是憐憫他底哭，）嘴裏咕嚕一陣，意思說：有吸乳的小孩，怎會沒有「花姑娘？」他母親呢？

『死掉了』。歪頭二叔，哭喪着臉，扮演死人的模樣；同時指着小孩，『他媽死了。』

小鬍子，有點惱了。他搖搖頭，不知是表示不懂呢？抑是不信？

「啪啪——」兩個重重的耳光。

歪頭二叔，嘴角邊流下鮮血。他失聲地哭了。

「砰」——於是乎那特殊勢力者，老羞成怒了。

歪頭二叔，被擊傷了。臥在血泊中，呻吟着；鮮血從他底腿部，汩汩地淌着。

小孩子，仰在地上，死命地哭叫着，像死神臨到般的驚叫着。

黑子媳婦，再也忍不住了。她嚇得只是渾身戰慄着，像見了殘惡的鬼怪一般；她底手顫抖着，她底臉發青，嘴唇變紫，（瞳瞳直；一看就知道她受了極度的驚嚇了。她底眼眶裏，閃着晶瑩的淚光，湧了出來，通過胸膛，滴在地上。她戰兢地跨進堂屋，語音一字一字地帶着咽嗚地戰顫着；她迅速地拾起了哭叫着的孩子，趁勢扶起擊傷了的公公。

『公公，——公公……！』她叫着。

兩個小鬍子見到她，就急色鬼似的眯眯地笑了。以蛇蠍一般的心腸，舉起粗露惡毒的鬼掌，使勁地將小孩從她手裏奪開；同時猛力地朝歪頭二叔一腳，踢得他只在地上亂滾。兩條野獸就將她用力地朝房裏拖。

黑子媳婦，拚命地掙扎着，失魂般地哭嚷着，罵着，她在小鬍子底臉上，胸膛重重地，胡亂地，「劈劈拍拍」的搥擊着。

着了痛的一個更加惱了，他放下強拖的暴手，收斂輕挑的浮笑，從懷中掏出手槍，忿忿地正欲射擊；而另一個遽呈驚惶，將露出的銳牙，立刻縮進血盆似的嘴內；把一條線似的狼眼，放大開來；兩顆血球似的眼球凸出。手一搖『……』嘴裏嘰哩咕嚕一通。照着他緊張的神情揣摩上去，像是阻止那個小鬍子射擊。意思說：耐心點。於是將手槍放回懷裏，兩個人重新「合作」，使用「全付力量」把她強制地拋進去。

恰巧黑子與兩個患難的伙伴，被「鬼子」強拉扶拉去當伕子釋放回來，他們剛跨進大門；黑子見他爸爸臥仆在血泊中呻吟；孩子仰在地上叫哭。他們怔住了！知道發生了變故。黑子悄悄地走進來；鄰兩個伙伴機警地迅速躲開，隱伏在暗密處。

歪頭二叔苦痛地，向黑子輕輕地低語，說了一句就驚嚇地停住，牙門咬得綳綳緊，腿上的血已整塊整塊的粘在褲子上，像紫褐色的膏糊，把創口牢牢地吸住。他輾轉的時候，疼痛得像有一枝箭刺着他底創傷的心靈。他一隻手撐在地上，偏起身，一隻手急急地向黑子打手勢，指指房裏，又指指外面，意思叫他兒子快避開。

『殺千刀，——炮灰！——沒人性的野獸……我——我寧死不從……好——就把我打死罷……』從房裏傳出一陣一陣的掙扎反抗的悲壯地悽慘地哭罵聲中參着輕挑的獰笑聲。

黑子底血管驟然澎漲。憤怒的火，燃起了他鬥爭反抗的情緒。那胆怯的意念消滅在他底妻子受侮辱，爸爸被擊傷的事實裏，他認爲這事太暴虐，實在不能苟且偷生在蹄踐踏下的環境裏，非起來反抗不可！等趕走了他們那時才能生活才有安全。先結果了他罷！然後帶着受傷的爸爸，妻子和孩子，去參加游擊隊……還有王老麻子，小順子，還有……他注意打定。面頰漲得通赤，眼白顯出紅絲，太陽穴的筋像小蛇跳動，四肢痙攣着。

沒法遏止的氣忿，和仇恨心使得他底膽量也油然地壯大起來。他向兩個伙伴一招手，就一邊輕悄悄地商量，一邊很迅速地尋到了木棍和鐵鋤；三個人奮勇地衝進房去。

「嗅——礆」『嗚哇』「撲通」『哎喲』

裏面傳出一陣毆擊，慘叫，與悶塞地重重地跌倒的聲響。

× × × ×

敬告上海電影界

共處在孤島上，我們越感到自己是個「中國人」，越感到做一個中國國民責任的重大，也越感到除了無恥的漢奸之外，彼此的格外親切。我們是一羣關心祖國電影事業的人，和孤島上的電影工作者是站在同一立場的。我們幹着，我們活着，都祗有一個目標：爲了我們多難的祖國。在這個目標下，我們不必要保留什麼條件。祖國的利益即是我們的利益，我們的利益也祗有在祖國得到自由解放時才能得到眞正的保障。所以別人的督促和責備，都是其次的事情。

自然有時也難免有所督促或責備，但我們的目標既祗一個，私人間又並無不解的仇恨，所以即有微詞，也大都出於愛護中國電影事業的前途所致。此時此地我們誰還不感到如莊子所說，「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溼？」因之，我們的觀點也許會有不同，我們愛國的熱忱則誰也不會讓誰！愛之越切，責之越嚴，督促和責備是同胞間相互的責任，而貢獻一得之愚，遇有必要，並且以全力加以幫助，更是義不容辭的引以爲榮的工作。——成人之美是件美德，何況我們都是「涸轍之鮒，」如果無礙於大局，我們誰還敢有過份妄求？

我們知道華南電影界在過去是非常混亂，荒乎其唐的神怪片色情片充塞市上，恬不爲怪，但自非常時期電影檢査所成立以後，這種惡傾向已漸次消滅，舉凡一切有違反抗戰利益的影片亦已漸次停止拍製或停止發行；華南電影界這種服從中央的精神，是値得我們敬佩的模範，他們在特殊環境內本可以陽奉陰違，甚至置之不理，然而他們感到他們是個中國人，他們的良心叫他們應該履行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

我們知道電影是最好的教育工具，在抗戰時期中，它所担負的使命，越發重大，但不幸得很，在抗戰之前曾經担任過光榮的使命，有過輝煌的成績的上海電影，在淪爲「孤島」以後，却落在妖神鬼怪公然橫行的局面中，查禁的影片重映了，新攝的更由托詞人扮成夢境而至於居然人鬼交往！面子上假反封建和懲惡揚善之名，而骨子裏却恰好（不論是故意或無意）幫助敵人麻醉自已的同胞！

我們知道戰後電影界的困難，我們也知道客觀環境的限制，我們更瞭解各公司主人維持職工生計的苦心（因爲這種苦心，我們向之表最高的敬意）然而這些都不足爲攝製或重映神怪片等的理由，不然，則又與由敵人出資創辦攝製的「華語片」有何分別？我們體諒各公司當局用心之苦和處境之難，但這逆來順受應付環境的局面，也自應有其界限，若是斤斤於私人得失，不惜無形間爲虎作倀，則即是無心，也與甘願供敵驅使的漢奸何異？

我們知道「孤島」這兩個字的含義，然而我們也並未有不顧環境，堅持攝製狹義的國防影片的建議。「孤島」雖「孤」，攝製鼓勵人羣向上，堅持節守的影片的自由却還是有的。除了鬼怪橫行的影片外，在「孤島」上公映的新製的影片，舉其近者如「日出」「貂蟬」「女人」「情天血淚」等等，還是能照常公映，便是明證，而且此種影片，其賣座也未必比神怪片來得不好。固然在上舉的影片中，還有若干部份的可商榷之處；技術方面的高下，更影響其賣座的高下，但較之那些神怪胡鬧的影片，它却有全然不同的意義

我們知道各公司的當局者都是明達之士，他們對於我們上面所說的一定更知道得深切，春秋責備賢者，此時此地的中國同胞，更有相互督促忠告的責任，鑒於近來電影傾向的惡劣，不僅有礙於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更且有違於民族的前途，因之敢曉曉而且直率地說出我們意見，敬請三思。

我們知道電影從業員的苦衷，他們一方面受制於生活，一方面也不忘自已是中國人，他們對近來的電影傾向的苦悶和不滿，一定比我們更深，但因為過去缺少組織，他們的苦悶和不滿便祇能獨自感到，無法擺脫也無法改善，這樣散漫的情形不改進，則痛苦一定祇有加甚。為了國家也為了自己，可敬愛的電影從業員諸君，就應該自已組織起來，最低限度做到以下三點：(一)誓不與資本來源不明之公司合作；(二)拒絕攝製神怪片及一切背反非常時期電影檢查條例的影片(守法是每個國民的責任和義務)；(三)盡力攝製鼓勵向上的有積極意味的影片。

我們知道各種不同的內容可以用各種形式來表現。所以我們並不主張應該特別用怎樣的方式來表現，古裝時裝，悲劇喜劇，祇要有利於抗戰，我們都將以最大的誠意和努力，來幫助各方面的進行，如果需要我們微薄的力量來效勞，我們決不推辭。但若是此後還是有反背非常時期電影檢查條例的影片發現，或與敵人有私自勾通，則我們也將給他最大的打擊！我們是中國的國民，對同胞固不辭愛護和加以幫助，但若有出賣民族利益的敗類，則我們也決沒有半點寬恕！

上海各報副刊編者作者

丹丁，文載道、巴人，毛騎，史遷，白羽，巨川，江紅蕉，吉力，艾納，伊珊，宋超，何之，岳昭，非司，非馬，周木齋，胡山源，風子，韋陀，姜恕，洛蝕文，侯飛，苗埒，茶客，栖樺，哲非，亭長，陳浮，莫思，梅益，隨沉，常質夫，莫言，張冰獨，舒湮，葉蒂，惺公，楊晉豪，葉富根，黎明，鐵軍，駱駝，魯思，錢𦱳，鍾望陽，應服群，鄭陽頡，龐樸，嚴濟山，應隼。上海婦女，公論叢書。譯報周刊，華美周刊，文藝新潮，文藝陣地，文獻雜誌，閱書，紅茶，劇場藝術，戲劇雜誌，好孩子小主人 Dagung Bao。

編後語

女作家胡蘭畦女士領導組織的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去年在上海出發的時候，我們曾在四馬路的某飯館送行。自國軍西撤以後，便不知道她們的行蹤，一年多工夫，沒有得到她們的消息。此次有人從漢口帶來了幾篇秦秋谷女士的寫作，經過了幾千里的路程，五六十天的時光，紙張已經折叠得有點破碎，字跡也磨擦得有點模糊，好容易總算送達到了本社！在本期先發表兩篇：紀念戰地服務一周年，與廣水的印像。因為這稿子得來的不易，所以我們更應當加以珍視。

磊萍女士，上月曾代表上海婦女界到浙西皖南去慰勞堅苦作戰的××軍。本社請求她把這次旅途中所見聞的一切，寫成系統的文字，陸續地發表於本刊。已經得到她的允許。本期發表的顧祝同將軍一席談就是她此行紀錄的第一篇。這是珍貴難得的材料，希望讀者們格外地注意。

火線下之歌，這期已登完。有幾個學校的音樂教員來信要我們刊印單行本，以便在音樂課上教給學生歌唱。現已付印，不日即可出版，託各書坊代售。

孫立女士的抗戰建國與婦女解放，及箴一女士的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任務，是兩篇討論中國婦女問題的文字。一篇是說到中國婦女要獲得眞正的解放，必須在抗戰建國過程中，自已貢獻出力量來；一篇是說到在目下民族解放運動中，婦女運動應負担起那幾種任務來。讀了這兩篇文字以後，對於目前中國婦女運動應走的方向，可以有一個極清楚的了解與認識。

淪陷後的靑浦婦女，把靑浦縣城內及鄉村間的婦女生活狀況，叙述得很詳盡。這些婦女們的苦痛，也就是各淪陷區內婦女生活的寫照。讀者們應當把這篇文字仔細讀一下！

信箱

自上期起，本刊特闢信箱一欄，爲讀者解答各種問題。並不限於醫藥法律，關於各種人事上的疑難問題，都可以來函詢問，由本社聘定專人答復。

一　寡婦通姦與繼承

韓學章答

韓大律師：

我有位朋友，他是個年青的寡婦，她丈夫已去世三年了。最近她忽然大腹便便了，問題就由此而生，因爲她夫家很有錢，遠戚們時常用種種手段來侵略她，總不得適當方法。這次可有話講了。現在正進行談判。他們(親戚)想吞滅她的全份家產。我此刻要請教

大律師有兩個問題：（一）寡婦懷孕是否犯法？（二）寡婦與人通姦仍可繼承丈夫之財產否？

王麗珍敬上十二月五日

麗珍女士：

關於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寡婦與人通姦是否犯法？我們應當先講通姦的問題。女子通姦祇是侵犯夫權。旁人是無權干涉的。所以通姦的告訴權是她的丈夫的。現在她的丈夫既不在世，當然不成問題。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寡婦再嫁或再與人同居，須於丈夫去世六個月以後。貴友之夫既已去世三年，當然不成問題。

第二個是繼承問題。從前只有兒子有繼承資格，別人不能問鼎。如果沒有兒子，要立嗣一個承受遺產。現在繼承人的範圍，也不限於被繼承人的子女了，配偶也有相互繼承權了。現行民法一一三八條規定，遺產除配偶外，由下列順序的繼承人承受：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上列許多繼承人，並非同時有此繼承權。其中有先後之分。必定沒有第一順位的人，然後第二順位人，才得享受遺產。其外可以類推。不過，配偶不受上列限制。至於配偶與其他繼承人遺產分配，可以分四點來說明：

（一）與子，女，孫，曾同爲繼承時，配偶應得的遺產，是和他們平均的。譬如死亡人有子女二人，財產三萬元；那末連她自己一人，每人各得一萬元。

（二）和死亡人的父母同爲繼承時，那麼配偶應得遺產二分之一。父母得二分之一。譬如，死者沒有子女，而父母俱全，則配偶一人得遺產的一半，父母二人合得一半。

（三）和兄弟姊妹同爲繼承時，也如上分配。配偶得遺產二分之一，兄弟姊妹共得一半。

（四）和祖父母同爲繼承時，配偶應得遺產，爲其總額三分之二。譬如，死亡人遺產三千元，那末配偶便得二千元，祖父母祇能合得一千元。

如果被繼承人死了，除了配偶之外，上列所舉的各種血親一個都沒有，僅僅剩下她一人，那末所有遺產便歸她一人獨得。

以上關於繼承問題說得很詳細了，你所指「親戚」，有沒有上列繼承人的資格？假如沒有的話，那末，全份遺產當然是歸貴友獨得，那是毫無問題的。

二　醫藥問答

吳曼青

胡銘芬女士：

你說結婚在半月前，婚後一星期你的丈夫外出營生，現在你的下部腫痛，小便時有血，並有肉狀之血條排出。你又說曾犯手淫，小便因此時常發痛。你現在問我爲什麼同房二次都無出血，而現在反有血出。我以爲同房時沒有血出，大概是由於手淫過度，因而處女膜弛鬆，當然可以無血。不過現在有血流出，這當然是病態了。我以爲或許是你的丈夫有傳染病傳染給你，或則陰道或子宮口有損傷或潰爛。你去請醫師診察便可分曉。